

卷之九

本草綱目

增補

民國六年十月一號出版
民國八年三月一號再版



原著者 烏程孫友
選輯者 古邗劉鐵冷
校閱者 藝鹽城印鸞章
發行者 青閣
代印者 藝鹽城印鸞章
總發行所 小說報社
一百五十一號
上海四馬路中市牌門
中國圖書公司記和印刷所



四六叢話

定價大洋九角

選精

四六叢話全目

卷首

名家敍

選刊敍

原敍

原敍

自敍

凡例

卷一

選

騷二

阮鐵秦程孫孫梅呆潮冷元

四六叢話全目

二

賦三
制勅詔冊四

卷二

表五
章疏六

啟八
頌七
書九
碑十
誌九

卷三

判十一

敍十二

記十三

論十四

銘箴贊十五

卷四

檄露布十

祭誄十七

雜文十八

談諧十九

總論二十九

卷五

作家二十一

(一) 文選家

(二) 楚詞家

(三) 賦家

(四) 三國六朝諸家

(五) 唐四六諸家

(六) 宋四六諸家

(七) 元四六諸家

原跋二

許陳
應廣
鑠寧

名家敍

昔考工有言。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處廷采色臣鄰。施其璪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穢穢。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驚。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矣。洎夫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

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幙。擬經者雖改修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并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于江南。子山選聲于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揚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掞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儼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竚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耀采草木。

以錯比成華。玉十。縠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祝畫績以成文。階陛笙鏞。聽鍾
鎡。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
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并升荀孟之堂。核其敍事之辭。獨步
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疎。實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攷
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制。評駁才華。豈知
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
擅雕龍綜鑒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秘。王鉉選話。
惟紀兩宋。謝伋談麈。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况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
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秘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
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儻。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沉博。而且體分十八。已
括蕭劉。序首一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遏笙簧之響。
使非賀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卽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圍陋質。心好麗
文。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

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乾隆五十三年受業儀徵阮元謹敍。



選刊敍

夏鼎魯壺樸不傷古。齊羅襄錦織乃稱今。是以周誥殷盤鉤。不厭溫詩李筆繁縟。見譏譬諸川媚山輝蘊懷。自有珠玉明眸。秀輔粉飾奚事鉛華。駢偶之文隋唐而後。詞賦取士律體風開制誥。掄才例書端啓句。不知翦失駢四麗六之真語。必集成多削足適履之病。興公錦段漫付負販之裁。李氏禰襦慘遭同館之割。雖有巧製亦難成章。重以虎豹犬羊文則皆韓蘭英瓊。若鬱而不芳。旣無遷左之腴華。又乏庾徐之藻麗。韓歐繼起。駢散分途。胡汪并興。選騷絕緒矣。元承南宋文不足徵。清尚六朝作者輩出。天游才思班馬之遺。凭吉詞華江鮑之選。王曇則史腴經略。袁枚則沉謝酣劉。其他或抱簡文之清思。或具彥昇之簡鍊。各擅一藝。不讓三唐。古藻續紛。湘綺則直追晉魏。清辭婉嫋。樊山則近似李劉。比來響競鳴蟬矢忘正鵠。風雲月露驚同。西子之妍邱索典墳。鄙爲南華之僻倚。李杜以振藻詩若羅胸。舉潘陸以方人文。未經目名傳洛下。居然造鳳之才。書負車前。孰是雕龍之手。冷鑒於此。重刊是編。驅典籍之蟲魚。檢建章之門戶。存茲五卷。莫贊一辭。夫昭明啓六代之風。彥和垂千秋之律。誠爲作家楷范。來哲梯桄然謝。

假之譚僅詳造意王銓之話惟計遺詞無當於文運之興衰時風之好尚也是書搜奇秘閣擷翰苑之英華繼美西周垂詞林之月旦黼黻繩繡采挹虞廷珠玉金荃響嗣唐代音雖不遺鄭衛器則宜辨陶匏詩首睢麟豈無至意色惡朱紫自有會心所貴才士詞人因時論事毋爲膠柱之鼓瑟而作嶂霧之司南王構衡文脩辭何補摯虞析派後世所宗能寢饋於其間自鑒觀而不爽我慙點鬼徵名入翰墨之林家有聯珠探驪在良賢之士丁巳七月旣望古邦鐵冷謹敍

原序一

余齊年友烏程松友孫公輯四六叢話三十三卷。選二卷。騷一卷。賦二卷。制勅詔冊四卷。表三卷。章疏一卷。啓二卷。頌一卷。書一卷。碑誌一卷。判一卷。序記論各一卷。銘箴贊一卷。檄露布祭誄一卷。雜文一卷。談諧總論二卷。作家五卷。刺取浩博。數十年始成。蓋自宋王性之謝景思而後爲話四六者作沃焦歸墟矣。四六文競尚六朝體。凡數變。惟陸宣公擅厥朗暢。暨乎歐文蘇質兼勝。殆稱絕軌。然論者必宗徐庾。詞繁意晦。見嗤輕薄。或恥雕蟲。遂使奇偶自然跡別涇渭。則毛舉皮傅之見。非允論也。唐初四傑。特推子安。萬古江流。杜陵類首。乃華蓋太甲一行。未詳紫電青霜。新都偶拾。雖云佚闕。抑亦文勝矣。夫文貴内心。藻飾居次。隸事比屬。殊兩不爽。兼以氣盛物浮。金石和叶。蔚成體造。居然手筆。踢步儉腹。敢曰克勝。又若吃吃語重。參伍錯見。則自古在昔之句。吉日辰良之辭。幾同口實。易以意愜。松上湖選騷。下迄宋元。蒼梧百家。標舉一是。其言曰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匪第爲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範焉。竊嘗譬諸畫師。界畫分判。必工。書家真楷。九宮爲最。以視解衣槃礴。龍跳虎臥。難易不分。工力相亞。倘必強作軒輊。斯僞也。已時余采風江上。松友適分守鴻江。出是編而考校定長夏藉以消暑。茲將于役皖山。因綴所見以質之。他日剖劂旣成。固燕許所共賞者也。乾隆庚戌秋七月錫山秦潮跋。

原序一

四六之文。世謂創自六朝。非篤論也。易大傳曰。坤爲文。坤偶象也。文之有偶。其卽坤之取象乎。在書滿招損。謙受益。在詩觀閔。旣多受侮。不少諳如此類。謂非四六之濫觴耶。雕龍所引孔子繫易四德。句句相銜。龍虎二字。字字相儷。

原序

二

乾坤易簡宛轉相承日月往來隔行懸合凡後世駢體對法莫不肇於斯在漢鄒陽谷永爲文多用俳偶而齊梁踵事增華遂成一體要亦造化自然之文章因時而顯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俗儒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遂謂四六不逮古遠甚不知國家制策表箋有必不能廢此體者卽如柳歐蘇王文與韓埒其集中四六典雅雄偉何嘗不與古文並薄甚矣夏蟲不足以語冰也第四六之興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體矣自來選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體之文從未有體裁悉備提要鉤元集諸家之論說而成四六之大觀者此孫夫子四六叢話所由作也夫子爲世名宿鄉會制義久傳播士林而尤邃於古學自爲中翰以迄分守鳩江雖嚴寒酷暑手執一編偶有所得卽振筆書之嘗謂杲曰予於此書數十年心血矣呆性魯鈍而記誦復善忘童時讀經傳外專攻舉業及從畏葢先伯祖遊又時聞同鄉趙易門前叢緒論亦略涉四六之藩籬今年夏夫子取叢話重加校正將壽世果喜是書之必傳也因追述向日師友之提命約略數條妄書於後卽以就正夫子並質宇內之留心四六者乾隆己酉孟秋月受業休寧程杲謹識

四六盛於六朝庾徐推爲首出其時法律尚疏精華特渾譬諸漢京之文盛唐之詩元氣淵淪有非後世所能造其域者唐興以來體備法嚴然格亦未免少降矣前如燕許稱大手筆嗣如王楊盧駢稱四傑今卽其集博覽之所以擅名一代者不尙可尋其緒乎宋自廬陵眉山以散行之氣運對偶之文在駢體中另出機杼而組織經傳陶冶成句實足跨越前人要之兩端不容偏廢也由唐以前可以徵學殖由宋以後可以見才思苟兼綜而有得焉自克樹幟於文壇四六主對對不可以不工雕龍所論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盡之矣至謂言對易

事對難反對優正對劣其所謂難者若古二十四考中書三十六年宰輔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室離宮三十六之類此事皆成絕對故難也近時繙類書舉故事往往一意衍至數十句不惟難者不見其難亦且劣者彌形其劣孫夫子於總論篇中有以意爲主之說學駢體者不可無別裁之識

按四六對法一句相對者爲單對兩句相對者爲偶對一篇須以單偶參用方見流宕之致更有長偶對若蘇軾乞常州居住表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之類是也反對正對之外有借對若駱賓王冒雨尋菊序白帝徂秋黃金勝友之類是也有巧對若駱賓王上司列太常啓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之類是也有虛實對若柳宗元爲裴中丞賀東平表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盆之泰之類是也有流水對若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盛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之類是也有各句自對若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之類是也要使百鍊千錘句斟字酌閑之有璧合珠聯之采讀之有敲金戛玉之聲乃爲能手

四六中以言對者惟宋人采用經傳子史成句爲最上乘卽元明諸名公表啓亦多尙此體非胸有卷軸不能取之左右逢原也以事對者尙典切忌冗雜尙清新忌陳腐否則陳陳相因移此儻彼但記數十篇通套文字便可取用不窮況每類皆有熟爛故事俗筆伸紙便爾擣搗令人對之欲嘔然又非必舍康莊而求僻遠也要在運筆有法或融其字面或易其稱名或巧其屬對則舊者新之頓覺別開壁壘莊子所云腐矣化爲神奇也

四六序事之法有挨序格。若一事自始至終。一人自少至老。遞詳其實是也。有類序格。若德行文章勳業。以及世望後裔。各標其目是也。有分序格。若雙壽之夫妻。聯芳之兄弟。以及累葉親賢。同堂友哲。各揚其美是也。有合序格。若前項諸類。而以錯綜分配舉之是也。其篇法有直起直收格。有前冒後束格。有分柱提應格。其變更有整散相間格。要之格雖殊。塗而鍊意鍊詞悉歸一律。至於通篇句法。平仄相衡。與律詩律賦同體。唐以前不盡然者。法未備也。唐以後間有不然者。如律詩中之拗句。也不得沿以爲例。偶對上下句一事相承。或有各用故事者。必須意義聯貫。不得良限貽譏。他若論事則頃不忘規贊人則儻必於偷立言體裁。尤以獻誤爲戒。凡此數條。皆愚人之一得原。不敢見笑方家。今因叢話妄呈簡末。世之讀孫夫子是書者。必以果爲弄斧於大匠之門矣。

自序

竊惟芍藥調芳。侯鯖最美。蘭苔鋪縵。戲翠彌鮮。玉樹青葱。以羅生而擢秀。雲櫨戢香。乃叢倚而呈材。五都則瓊寶盈眸。九奏則鏗鏘動魄。覽女床而識異鳳。舞鸞歌夢闇。閨其如迷門。千戶萬緯蕭狎。浪難尋驪領之珠。按樂披圖莫辨霓裳之序。塵埃野馬。鼓生物以含和。春草雞翹分天章。而奪麗是以通才。名世哲士知言。沿源委而轉益多師。無問津者。貽語言而流傳滋永。克紳繹之且夫體包衆善。誰窺作者之心。道重三端。孰並文人之舌。說劍侈鐸。鐸之旨斲輪。恣椎鑿之談。枕籍論衡。尤工名理。瀾翻世說。更善清言。若乃馳騁詞場。佃漁藝苑。杜陵尊酒。摩詰杯茗。志林緣瓊海。之遊筆記。自玉堂之直。迂夫漫叟亦有篇題。攬轡歸田。非無著錄。嫣然一笑。託微意於美人。穆如。

清風徹中聲。於華雅。春雲作態長。憶水曹良玉。生煙獨傳表。卑宛陵翁之詩格。繡譜金針。滄浪子之宗風。鏡花水月。總龜已拾其彩翠。若漁更櫛其蘅蕪。夫四六者。詞賦之菁英。文章之鼓吹也。碌碌非匿瑕之質。纍纍多復貲之委。驗始平之銅音。參秬黍拭華陰之士。艷發芙蓉。墨數升以淋漓。卷五千而擣拄。相推相衍。遞出新奇。一咏一吟。都成故實。潮回胥母不無取於雄豪。琴奏雍門更欲窮夫。幽渺偏傍。刊誤寫漆。簡以經三奧。麥開蒙。讀南華。於第二量材情於十倍。較長短於一分。蒸成菌以非虛殞。祭魚而不有六銖。無縫幾許。裁成九曲。穿珍一回。拈出窟窿而芳苞益掬。玲瓏則獨繭抽絲。然而薈萃斯難。檢尋未易。謝景思蠻成卷軸。空復犀揮王性之微。得端倪何能。貂續梅发自垂髫。卽思染翰。曾是學焉相近。敢云寸有所長。先大父潛村府君手付縹緲家傳矩矱。及寄蹤襄國。坦腹清河外。見寶田先生。亦往往折衷。時時發箇。兩度翠華獻賦。十年清瑣趨朝。和聲乏鳴。之才珥筆踵臺公之後。己丑座主爲嘉定曹習菴先生。蓋代龍門治聞麟閣辱品題。於月旦與考訂於丹鉛。自佐郡江城。於役都下。每復從容請益。邂逅開襟。謂古來駢儼之文。多前輩陽秋之論。妄欲倣本事之體。成一家之言。先生如月印川。固無隱爾。若金在冶。庶歟。起予盡繙插架之籤。俾繼焚膏之晷。並期重見爲敍。三都梅憾知已於寸心。憶前言之在耳。三餘罔慢。六稔相仍。寒暑乖違。音塵契闊。而先生乘輶南海。撤瑟秋風。問舊館其荒涼。求遺文而零落。當削藁方。新之際。已宿草沾灑之餘。就正無因。招悵自失。蘇長公湖山獨往。慨六一之云亡。蔡九峯書傳既成。屬考亭之下。世所冀層淵密。沸聞歌而尙赴心期。一瓣氤氳。展卷而若存寤寐云爾。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七月上浣烏程孫梅序。

原例

(一) 四六之名何自昉乎。古人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儷肇自魏晉。厥後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遞增。猶未以四六名也。唐重選學。宋目爲詩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

(二) 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真氏以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也。唐設宏詞科試目有十二體。則皆應用之文。今自選騷外分合之爲體十八。亦援引考據所及而存之。其章疏與表分而爲二者。以宣公奏議之類不可入表故也。碑誌與銘分爲二者。碑用者廣。誌專納墓而銘則遇物能名。各有攸當。其餘悉入雜文。又列談諺皆雕龍例也。

(二) 選實駢儷之淵府。騷乃詞賦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選理。王孝伯云熟讀離騷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詩筆迥絕者無不以選騷爲命脈。是編以二者建爲篇首。欲志今體者探本窮源。旁搜遠紹之意。

(一) 文選楚詞及賦三種專門名家不下數十百種。寒家藏書鮮少。無由偏窺管見淺尠。挂漏多矣。第就所見纂存其間。考訂發明亦復粲然可觀。以云舉隅豈存見少。

(一) 各體文有正史內載全篇者並不錄。以是編取諸叢話非選集也。其說部內間值全篇則錄之。以徵逸也。

(一) 凡一條內涉數體者不復分析亦更不重見亦有互見者其文義稍殊則並存之。

(二) 作家姓氏爵里稍引史傳附以論斷見知人論世之義文選楚詞及賦家俱以尤著者載於篇唐宋元四六家尤多亦不備載惟大作手有專集存者固遺焉餘則各附本條下不重見失攷者闕之。

(三) 四六至南宋之末菁華已竭元朝作者寥寥僅沿餘波至明代經義興而聲偶不講其時所用書啓表聯多門面習套無復作家風韻聖朝文治聿興已未丙辰兩舉大科秀才詞賢先後輩出迴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長者自彭善門尤悔在陳迦陵諸先生後迄今指不勝屈但各家俱有專集而胎炎腴詞激揚緒論若侯芭桓譚之流猶有待焉且蒙管見不多尤虞遺漏故此編所錄姑就宋元以往聊備遺忘餘俟續輯庶爲大觀。

(四) 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書於前代文集存佚評鑒無不詳備集千古之大成樹藝林之標準是編於作家諸卷謹悉恭錄蓋蠡測驅飲之義取資無盡云至近人著述並不登入以是編所錄作家訖於宋元故也。

言贊

彥和之文心雕龍爲辨別。
文體之名著開後世文話。
之先聲研究古文者必讀。
之書也叢話中略去之以。
有專書故非不列。

精選

四六叢話卷一

烏程孫 梅松友輯
古邗劉 綺鐵冷選

選一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製之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榷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夫一言以知麤蔑。知人難矣。未若知言之難也。後世必有子雲。知言難矣。未若知文之尤難也。更二難以課。最包載籍以爲程。著述以來。僅有斯作。夫陶冶墳素者。本於學筦。攝人文者。係乎才華。非出僻書左史焉。知問遠少。見多怪膚受。淺中學不博者。固未足以論文。又或識鮮。通變質本。下中辨鼎。得贊買璞。誤鼠才不高者。亦無以枋選。同時俊彥。希望苑於青冥。千古斯文。感高樓之風雨。揆厥所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肸蠁。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

由雲間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鄰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澑不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元虛簡棲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亹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旣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勿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部窺豹則已陋祭獺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蹲鴟續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鑪鍾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楔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有唐而後家置一編杜陵有言熟精斯理引伸觸類門戶滋多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齊晉列附庸之盟規矩存高曾之舊又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茲非其支流遺裔歟此廣續家也李善廣釋事類子邕別標義蘊五臣

又爲輯注。合善本爲六臣注。援毛鄭蟲魚之勤。達向郭筌蹄之表。固屬蕭氏之功臣。抑亦百家之肴饌也。此注釋家也。監庫鏤板而後景文手寫之餘。發哲匠之巧心。係前修之緒論。丹鉛所在。不可廢也。此評論家也。余旣有叢話之役。以爲四六者應用之文章。文選者。駢體之統紀。選學不亡。則詞宗輩出。名川三百。譬穴導以天河靈芝。九莖及青春。而唏露撫拾。陳編建爲篇首。考金臺之遺址。辨玉樹之殊名。徵騶虞之名官。識擊壤之應樂。談柄方升。咫聞非渺敍。選第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困學紀聞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齊中興賦序。得此意。案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騁。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同上

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詞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筆記

李格非善論文章。常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

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冷齋夜話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師其辭困學紀聞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篇存之仍題元注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游獵云許少施巧力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移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

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參校。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膳胎蝦。因注詩曰。庖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庖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鼈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塞。塞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塞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入寒爲塞。卽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予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庖塞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鷄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氏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不知犯諱。豈惟矛盾而已哉。

資暇集

賈誼宋玉賦。天成自然。張華鵠鶴賦。亦佳妙。欒城遺言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尙耶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耶帝拊掌竟日本事詩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自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則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

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魏牘賦評

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皆爲文造情耳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叢書堂詩話

比目魚一名鰣。一名鱠。南越志謂之柅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鯪。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北戶錄。

舊傳王羲之蘭亭修禊引用絲竹筦絃字故不入文選殊不知西漢張禹傳嘗用此四字矣。羲之川祖此而劉原父注亦云絲竹筦絃物二等爾於文爲駢。牴乘。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啟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牒真紀。以美玄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可喜也。學齋估畢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

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筆記

余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同上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某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憲牛醫之子叔度

名動京師云。同上

世謂蘭亭不入選以絲竹筦絃爲病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陵陽韓子蒼云春多氣昏是時天氣清明故可書如杜子美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筦絃四字乃班固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尙多何特此序耶。三柳軒雜識

文選言擔石之儲先儒謂齊人名小罍爲擔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爲擔余竊以一石之重者爲當理。談撰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荊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老學庵筆記

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

清暉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

牛同上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晚年賦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

貴耳集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

也。歲寒堂詩話

魏文帝典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書所云。則其小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文章之美。則旣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汗漫而無所統耳。

澗泉日記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余以東坡爲强生事。同上。宋玉九辨詞云。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璧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蓋暢演厥旨而下吾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容齋續筆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少其倫。比或曰絲卽是絃。竹卽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出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娵真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傳賦鵬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物無不可。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鶻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鶻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鶻爲冠。號鶻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諲事之顯於趙野客叢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所謂痺者。今俗云歛聲也。歛音鮮出韻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歛。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則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鷗鷺游絃。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耳。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五臣既陋。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注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同上。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困學紀聞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隳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乃爲曲說。欲以救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爲不忠也。時人爲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顧投閣。清淨顧爲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爲亂階。而盜寂淨之名耳。寓簡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伶未嘗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滹南詩話

東坡酷愛歸去來詞。旣次其韻。又衍爲七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同上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仿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閟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旣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猗覺齋雜記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卽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月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瘧疾。良可笑也。漢淵靜語

孔融薦禰衡以爲淑質貞亮。英才卓跞。志懷霜雪。疾惡若讐。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操怒。送於鄒表。表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喜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鳳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余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容齋三筆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就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簾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余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

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於文中時復作四言句。閒錯成文。又益奇也。捫蟲新話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余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同上

梁昭明淵明集敍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西溪叢話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避暑錄話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牘懷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西溪叢話

眉人王慶長辯蜀都賦。蓋不專爲蜀辯。將以發左思抑蜀黜吳。借魏諛晉之罪。眞有功。

於名教也。鶴山題跋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詳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賦而弗逮。故雅服焉。同上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遂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西溪叢語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鱸鱣。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

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田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益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避暑錄話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案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班婕妤賦紛絳縫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困學紀聞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譏云鵬音鳳同上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同上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卽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王

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麗玉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惜嬾兮性沉詳而不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幙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頰薄怒以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頰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說有奇女頰爾怒之語正用此也。容齋三筆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絲任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註諸家皆不引證惟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案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

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卽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同上。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困學紀聞。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入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鷄鵝本意。東坡志林。

楊億作二京賦。旣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耶。楓窗小牘。

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憂。嗚瑟豈以言內子耶。說者謂韓詩孺人對稚子。自杜詩老妻稚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稚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右對稚子。

凡。皆。並。指。妻。子。愛。日。齋。叢。抄。

羊祐讓開府表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位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史記趙簡子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鷄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表又用此語脣乘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揚雄解嘲譬猶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同上

司馬相如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耳詔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東坡志林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也同上

騷二

叢話曷爲而次騷也。曰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於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瞻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鳩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懶。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窈冥。風雲舒卷。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霍靡千名。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於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驚紆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恧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儼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一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元。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齊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歎逝悲涼。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誄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北征敍事記游發揮景物。涉江遠游之殊致也。鵬鳥鸚鵡曠放沈摯懷沙之遺響也。哀

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廢載也。小園枯樹體物。瀏亮橘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臺表。追答劉沼書。辨命勞生諸論。託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辨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杼軸日新。綆舌紛來而沖灑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者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同。謬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撫句倣。豈可同日語哉。又揚子曰。事辭稱則經文心。以之論騷。夫天經地義。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在孝經。經春秋書。二百年之。事褒貶所加。亂賊聳懼。豈非教忠之旨。而扶風以辭章之才。媿阿之行。忘作忠經。將以僭聖。必欲率先百行。仰則六經無已。其楚辭乎。雖音涉哀思。而志純貞正。屈跡江潭之下。抗節雲霄之上。以視夫益稷之陳謨。箕子之衍範。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復覩於杏壇。則呵璧不孤於玉笥矣。二十五篇昭明錄之過半。今日別於選者。

不以選固騷也。自賦而下始專爲駢體。其列於賦之前者。將以騷啓儻也。敍騷第二。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困學紀聞。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同上。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考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同上。

顏之推歸心篇。孔穀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詔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同上。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惑劉安說耳。離騷曰。閨中旣以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閨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同上。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贊陽城不能攻。一石

延齡 同上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揭忘去肉味。半月如齋。

雲仙雜記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鍼。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有三百刺。

同上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王。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滅了八歲。卻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賴真子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子遠遊中語。

芥隱筆記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謫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况。與屈原千古合轍。不甯惟是而。

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學齋佔畢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林下偶談

文字有江湖之思，起於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倣之者。同上

韓退之集中羅池廟碑銘有春興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殼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夢溪筆談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縱，則不及也。歲寒堂詩話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意，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喻，謂木蘭仰上面生，本無墜露，而有

墜露秋菊就枝而墮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平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屈原有鎭鄉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故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爲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故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吟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野客叢書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琴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同上

離騷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喻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日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河汜濫濫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

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賢之意同上

羔羊之皮素絲五綻詩人美在位者之詞也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又駟馬既閑轄車鑣鑣之類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詞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以服御自美對牀夜語

楚詞阮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惠連云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同上

子建云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夕次金谷渭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雁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輶于蒼梧兮夕予至于元圃若陸士衡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

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同上

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容齋五筆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寓簡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閨雄毅。子厚又不及。同上

邵公濟著書言。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士欲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沈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予謂三閩大夫。以忠見放。然行吟恚懃。形於色詞。揚已露才。班固譏其怨刺。所著離騷。皆幽憂憤。

歎之作。非一飯不忘君之誼。蓋不可以訓也。若所謂與日月爭光者。特以褒其文辭之美耳。溫公之取人必考其終始。大節屈原沉淵。蓋非聖人之中道區區繕章繪句之工。亦何足算也。梁溪漫志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妝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嬌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日流曉。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容齋四筆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反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嚙訶也。三字合言之卽些字。梁溪筆談

高端叔墓誌銘。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憊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斂。曰危衷。曰悲蟬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於騷。

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衷。以障隄於隕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諸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攻媿集

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聞話錄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以爲大招勝招魂不然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戛金撞甕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滄浪詩話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裳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蹇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屈宋復生不能過也許彥周詩話

子厚謂屈氏楚辭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後山詩話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

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鄙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曰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粵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敍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考

西溪叢語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尙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嗟夫退之悲儀曹甚於宋玉之悲大夫也

聞見後錄

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尙不得其彷彿况其下者乎惟退之羅池廟詞可

以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而友之過矣晁無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同上

昔傳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東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詞曰大苦酸醢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齊東野語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於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畋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鬢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簪其有意姱容修態絇洞房蛾眉曼睂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囁又曰美人旣醉朱顏酡嫉光渺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發曼翦艷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吳歛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唇皓齒嫭以姱比德好間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嬾目宜笑蛾眉曼

容則秀雅。穉朱顏。姱修滂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青色直眉。美目嫋靨。輔奇牙。宜笑。鳴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摹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退之解。

嘲浩然齋雅談

涪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詩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考之信然。同上。

姜堯章。饒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蕭遠。似或過之。同上。

招隱詞。本楚聲。淮南王安所作。大山小山擬詩之大雅。小雅也。樂府解題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子捧心而顰。隣人效之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顰。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顰爲美也。若醜人則顰固增醜。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爲道人也。嬾真子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犬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同上。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被累謫賓州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公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詔事譚檳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化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美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鶴林玉露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嬪媯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復

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辭云：予交。

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同上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者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蓋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項氏家說

賦三

先正有言曰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夫妍都譏以覆瓿漢宣僅賢於博奕昌黎深恥其俳優然而登高掞藻才堪大夫不歌而頌晉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輶翰傳誦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剗腸胃一日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鷁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

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格。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摹共術矣。徒觀其繩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領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著。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圓邱隻字之轉移。功候什伯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竝轍。軸往廻舉足叶采齊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眡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遁文勁節。風廻聚雪。柳暖飛鱗。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格。隨手之變亦可單壓尾。之章恆多隔對。行間得雋恍。值腹而嘗其餚。字裏點睛。自中心而游於殼。有如振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漢湧而滯枯。左妍右媸。類驥驥而駕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珉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真也。班張優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

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于時。語語聊當賦賦敍賦第三。

賦數也。敷布其義。謂之賦。釋名。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傳也。文

章流別論

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時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事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浮。此四過者。所以背大德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同上。

王褒傳。上令褒與張子儕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

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

張融傳。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起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南史

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蟠。約撫掌欣忭曰。僕嘗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磧星及冰懸壠而帶坻。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梁書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答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世說

蔣凝應鴻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鉢滿面。不若徐妃半粧。摭言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

所試程探韃韄中得賦稟示之。其破題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翼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李繆公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賦愈已。專馳一介取本。旣至。啓緘尙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舍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同上。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覩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容齋隨筆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五色線。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

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名遂振。全唐詩話

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漏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雷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挹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柏。惡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酉陽雜俎

江適作竹賦云。望春擢筍。應秋發堅筍譜

葛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若有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筆記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東坡題跋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漸瀝合。隨於雲市。云族云皆奇字。臆乘

前赤壁賦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卻

只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學齋佔畢

莊周之書有鷁鶴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鷁鶴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周齊物之論耳 同上

昔有士人在場屋中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燕雪叢說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成跡而不能點化其語句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須知天上更有天淵中更有地會得這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

斷髮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同上

曩者吳叔經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弱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二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同上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

之賜錦四疋 西京雜記

東坡幼年作郤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欒城遺言

公曰。吾少年若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同上

余少時愛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情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小氣病一歲。余喜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桓譚

新論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青箱雜記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不縮不盈。賦象甯窮於廣。狹匪雕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已見於此賦矣。同上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惟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山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鳬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軒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甚切。密遣四絃更衣盛粧。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韋乃召御者以紫叱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素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盛。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閨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以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鬢云數年來在長安。蒙

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余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杯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壓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鉢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俱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驥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革生發。僕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然吾

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纂異記

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媯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僅得三眠漫叟詩話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轍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授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孫公談圃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璧金之狀零陵小記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辭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鬪難鬪巧鬪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師友談記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同上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棠溪魚腸。了令角端。侯鯖錄。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絕麗亦不害其爲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然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

青箱雜記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翻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鳥後賦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日。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石林燕語。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案字書明從罔。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案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罔。其一從日。皆可。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殊可一笑。雲谷雜記

顧晒之晒。乃音面字。今觀束晳餅賦云。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於下。風童僕空瞧而斜晒。擎器者舐唇立侍者乾咽。晒字乃與徧字咽字同押。則知古人用晒字自讀爲面字矣。甕牖閒評

周緘爲角觝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攢右擎。盡是用拳之手。夢溪筆談

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歟。楚蘭陵苟。況有蠶賦。

金樓子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

賦。瀟湘。摭言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因話錄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荆公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癸辛雜識。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鶴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夢溪筆談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雪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四六韻。

王廷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

詩顏狀老翁爲蓋出於此容齋續筆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貞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僅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同上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灘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裏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恩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乘馭朽攀素縷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落無情甯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憫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渺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

月在甯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容齋四筆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艱譏魏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魑魅之夏鼎也。困學紀聞

元次山惡圓曰甯方爲阜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同上

唐律賦鷄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狠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同上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同上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尙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

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言雖鄙俚亦著題也歸田錄

錄

陸機以齊王閭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成都王穎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得乎避暑錄話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揚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輾規倣以至於今野客叢書

安鴻漸有清才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湘山

野錄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取鄙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赧之同上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遊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略云匿蕞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

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避。暑。錄。話。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筭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浩然齋雅談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闊麗。唐至於宋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於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下以賦爲文。莊周荀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爲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於宋則復變爲詩。皆賦之變體也。項氏家說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後山詩話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量而環周。墨游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參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尙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

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廁諸鴻筆見珍於殺青之晨爲用於草玄之日。研譜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卽選詩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儕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城賦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螻蛭臺九層矣蜂窩聯蟠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爲難也野客叢書或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

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遂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瑞桂堂暇錄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鶴林玉露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多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尙。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

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洞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我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取之不竭。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蓋更酌。而問之。感慨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同上

薦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惋。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等來也。薦曰。人之文章。闢達者失之太疏。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劃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師友談記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迴之明心。此乃奇語也。杜牧之晚晴。

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婦如女。墮蕊。貌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庚溪詩話。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略曰。降鳳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鬢雲於簾戶。秋風漸曉。失釵燕於房櫺。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蹰而玉趾無力。眄睞而橫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於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星眸爭別。於天仗蓮臉競辭。於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沈。步緩而回廊繚繞。嬌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家。一旦而却歸華表。避暑錄話。

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東坡尺牘。

制勅詔冊四

昔史通子欲以制册表啓爲一書。列於記傳。以應尙書記言之遺。正舊史載文之失。

見亦卓矣。第嘗論之。制勅表啓。體例不同。貢章上表。臣工以效贊言。奏記移書。僚宋以通情愫。達之亹亹。比薈蔚以興雲。致乃翩翩。體綢繆於墜雨。故復文不厭華篇。宜設色若乃藻飾。王言渙揚。大號出之。著於重申。垂之編於令甲。發言爲憲。吐詞成經。下於流水之源。震於春霆之響。豈若矜才士之筆端。恣文人之語妙。學爲纂組。崇飾輪轂。云爾哉。然則表啓之類。宜尙才華。制冊之文。先覩器識。爲此者必深明乎帝王運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寧朴而無華。寧簡而無浮。選言於訓誥之區。探蹟乎皇唐之域。授官命職。備著激揚。閔雨憂農。如傳喟息。使聞者有一見。決聖之思誦。之動扶杖。往觀之慕。豈不休哉。漢初去古未遠。猶有渾噩遺風。入關求賢諸詔。落落不支。巍巍共仰。蓋表豁達之淵衷。辭擬大風之雄唱。豈高祖所自爲歟。文景寬仁。太和在抱。武宣嚴峻。督責時加。應張弛之異用。乃溫肅之迭乘。東京詔辭矩矯。未失永平。永元之間。辟雍養老。更白虎述經義。披藝觀之。禮意備矣。魏晉而下。華縟遽增。然琢句彌新。而遁文間。發下及陳隋。益事排偶矣。原夫漢時視草。初無職司。唐代演綸。始稱妙選。太宗肇啓瀛洲。俾參密勿。爾後封拜將相。例降麻詞。則鳳池專出納之司。

翰苑掌文章之柄。雲煙煥爛從青瑣以追趨。鈴索深沈有玉堂之故事。自顏岑崔李。燕許常楊起家濟美染翰垂名者以十百數而超羣特出尤推陸贊李德裕焉。天子常呼陸九時人目如內相是宣公以珥筆而秉機政也。學士不盡人意。勅書須卿。自爲是衛公以揆路而攝掌綸也。迄今讀興元曲赦之制。沈痛切深宜有以結山東將士之心。觀一品會昌之集。明白曉暢自足以伐敵國陰謀之計。豈非才猷迥出詞筆參長者乎。宋室繼興尤重厥任。曠觀三百年間略分三等。足概諸家智珠在握。春麗紛敷筆綜九流。轉若樞而罔礙。胸羅萬卷。運於手而不知浩若長河之東注。責若化工工之肖物。若歐陽公蘇長公其上也。官舉其職人甄厥長文。贍義精句奇語重炳焉與三代同風。卓爾軼漢京而上若曾南。眞西山固其亞也。抽青妃白選義考辭參差叶鳳管之和。組織盡鶯機之巧。極雕鑽之能事而妙若天成。驅卷軸之紛綸而工如已出。若汪浮溪周益公又其次也。至若八世祖宗之句。失檢毫釐。元龜昆命之言。指瑕千古。此又率爾操觚者所當引以爲戒者也。摭彼瑣言。都爲一集。地分清切。才擅琳琅惟丹青方絢夫筆花將酸鹹一嘗其鼎鑾矣。敍制勅詔冊第四。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動。東臯

雜錄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承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四六談壁

元章簡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上同姑蘇守臣進蟹應制程奎草批答云。新酒菊天。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聞先生援筆立成略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文在中橫行之象也。上乃悅。隨隱漫錄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

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復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蹠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揮_提餘話

盧懷慎范陽人清儉廉約及秉鈞衡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元宗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廟廊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鄰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瀛金非寶然妻孥貧窶擔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陵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制蘇頲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夏以清白稱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讓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大唐新語

陶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謔。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爲是也。同上

真德秀草招安湖南草寇詔曰。自有天下。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列岷岡之火。亦豈余心。上稱其得體。姚述勅祭閻妃文。五雲縹渺。誰扣玉局。上怒曰。朕雖不善。不如明皇之甚也。先臣陳藏一承旨。令述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醮青詞云。我將我享。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祝。致誠於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隨隱漫錄

慈明楊太后入慈福宮爲樂部頭。方十歲。憲聖尤愛之。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服后服爲戲。因譖之后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待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齊東野語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塵市質明爲主人灑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錢。

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同上。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大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下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躋贍仕功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概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浩然齋雅談。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

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同上。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量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何施面目。又曰。維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野老紀聞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藋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開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同上

王魯公淮行狀。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土林誦之。攻媿集

北海文集序曰。北海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同上。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三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云。故世以公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在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益公題跋姚寬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間。安侍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姚氏殘語。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廷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詞。極於醜詆。明日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臣爲心腹。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待爲義。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卒不起。姚氏殘語。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余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同上。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

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襃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端平初。患代言乏人。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鶴林玉露

秦檜在相位。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喜卽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尙存者乎。夫揚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子尙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魯君誤國。其可赦乎。同上

古者以右爲尊。左次之。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爲上。其來久矣。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野客叢書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降。遇害。贈直秘閣。立廟建康。告

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稱於沒。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孝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旣屈膝。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主取義。如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宋名臣言行錄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奉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予延年寶藏之。同上

司馬溫國文正公。文詞深醇。有西漢風。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

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同上

東萊先生曰詔出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辭學指南

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爲佳。若鋪排不盡。當擇題中體面重者說起。句須用四六聯不可七字。同上

制辭須用典重之語。仍須多用詩書中語言。及擇漢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晉宋閒語。及詩中語。不可用。同上

朱文公曰范滂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卻不能及。同上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洲。率彼浦以省徐爾尙勉周之三事。同上

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純。王禹玉溫潤典雅。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雄深秀偉。皆制詞之桀然者。同上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往。於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飲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同上

水心曰。荆公取經史話。組綴有如自然。謂之典雅。自此後進。相率效之。同上

西山先生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同上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可爲代言之法。同上

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命。康叔唐叔命以康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爲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皇朝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同上

權載之曰。君陳君牙畢命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同上

西山先生曰。東坡制詞有議論。荆公南豐外制佳。同上。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困學記聞。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同上。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興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同上。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同上。

寧皇服藥赦文。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同上。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

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白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同上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同上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同上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燃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天。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卓異記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入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惟渺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談苑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

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

楓窗小牘

周益公曰韓退之崔羣戶部侍郎制初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末云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凡命版曹何嘗不主理財惟退之先及邦教而以經賦二字終之深合經旨

辭學指南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歲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海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蘊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

酒鶴林玉露

顯仁太后龍輶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筠御旣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

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四朝聞見錄。

烈祖受禪兩江士寓比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讌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廊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鈞璧立談

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天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壁壘。見我義旗。懼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賜其養。節級並如前授。創業起居注

自是以後未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於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縲。雖欲勿用。重違其請。並依前授。同上

甲子舍於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歸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輜湊赴者。如歸五陵。

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驟。爭求立效。靡之好爵。以永今朝。同上。

元微之詩有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勳階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上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觀後學者。野客叢書。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兩句褒美云。鷄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輒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卽放下未出。卽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續定命錄。

朱文公自長沙召入蔡元定勸其早歸居頃予郡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

小遙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奉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誨。四朝聞見錄。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譽。諤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盡而糧餉邊城。瘡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行。且勿止鼎折鍊覆。而任何以勝贊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城瘡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尙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同元厚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是以下句讒波稽天。則於天孰斧戕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金石而爲自開。西京

雜記載揚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四六話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正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云互謂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衰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袞况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慶元黨禁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曰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竝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發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能輕改。四六談墨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讟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慮屢驚馬尾之書同上

先公除翰林以祖諱辭有旨銜內禮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

供職。又固辭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同上。
常子正同作任公甫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
橋之謁。對似少偏。同上。

汪彥章草赦書。敍軍興征歛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
已。老學菴筆記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后竝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
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
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東坡志林

贅

言

研究。駢文。當先讀唐宋以前諸名作。而後沿唐宋。以及清不然。
氣弱體卑。鮮能合則。即攻散文者。僅知韓柳爲古文。而不知韓。
柳得力於選騷。而疎散以出之。亦數典忘祖者流。故無論學駢。
或散不可不讀。古人名作而名作尤以昭明。『文選』李兆洛。
『駢體文鈔』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爲最精。凡讀叢話而厭其。
沉奧者。舉此觀之。則知駢文實選騷之遺音。選騷亦唐宋文之。
鼻祖。而各家評論。自可迎刃而解矣。

選精

四六叢話卷二

表五

表以道政事。達辭情。劉勰論之詳矣。粵自孔明出師。忠懇而純篤。劉琨勸進。慷慨而壯激。竝傾寫素志。不由緣飾。羊祜讓開府。婉轉以明衷。庾亮讓中書。雍容而敍致。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自爾以後。雖雕華相尙。手筆踵增。樹榦立植。其則不遠已。夫人臣瀝悃聞天。積誠寤主。進伏蒲以敷。秦退削藁以陳。詞質而無華。不免周勃之木。強文而失實。是猶舍人之俳。詞誠榮辱之樞。機從違所倚。伏封囊措笏固勿兢。兢必且熟。精經子導。禮教之深源。流覽史書。究古今之大體。鹿鳴天保。一唱而叩心。石室金縢。三復而流涕。忠孝之情。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詩書之氣。相其質而旁達其華。自然匡劉經術。左右逢源。揚馬才情。馳驅合範。由是屏營齋沐。仰干咫尺之顏濡染。淋漓備用。三千之牘使溫恭之美。著於黼裳。篤棐之忱形諸簡墨。以之陳謝。則句隨寸草。偕春以之請乞。則字與傾葵共轉。以之薦達。則好賢如繙衣。不啻口出。以之進奉。則宮廷繪無逸曲。牖淵更義等格。心功同造。膝矣。抑又有難焉者。潮陽遷客。鮫鱷爲羣。南

海羈臣。瘴煙萬里。謠諑方深。其釁雷霆未震。其威歛哀切。則猶似刺譏致禱。祈則適遭忌嫉。畏首畏尾。將吐將茹。而乃長悽累歎。低徊動聖主之憐。遜志含章。悱惻解富塗之垢。此其苦心獨運。良復逸迹難追。又或事有難言。情彌疾。首冀微言以覺駁匪。諧隱以爲僻。如獻可因。彈奸求去。託喻風憚。歐公爲新法蹈愆興言改過。所謂言之無罪。聞者足戒。非耶。至於人臣遺表。述哀敍戀。尤屬所難。爲黨人而辨雪義山。不能代其師錄恩賜。以上陳晉公。不能委其客。况夫當白刃之交。前令狐以掞辭戢。變恨青編之失實。端叔以代奏除名。可以見文章之有用。而詞豪之傑出也。然則四六之用。表奏爲長鋪。觀往論尤多凡例。尙書箋奏儀曹。獨擅其能。使府文辭玉溪。交馳其聘。靈根夜吠。一語知名。法駕前驅。單詞入選。有味乎言之舉隅焉。可也。不然。讀千首之賦。製九州之箴。多也。奚爲敍表第五。

溫憲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姑。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摭言

巴陵有寺僧床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

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攀榦無慙於松柏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業。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酉陽雜俎

唐武宗五載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卽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帝疾尋愈。旬日賜萬金。仍加廣濟先生之號。帝從容問其丹何物。先生曰赤城山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之昔歲曾遊二山。獨獲兩寶。合鍊成丹。惟餘兩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也。後疾復作。再詔邢先生於青城。不知所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卽時奏上。時恒州節度太尉王元達尙壽春公主。卽會昌之女弟。聞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卽遣寺人親加封驗。翦其旁樹匝以朱欄。寶惜纖枝。有同月桂。當花發之時。防蜂蝶之窺耗。每以輕綃紗縠。遠加籠罩焉。守樹者不勝艱苦。洎及秋實。公主必手選而進之。比達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雖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煩躁耳。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恆

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縹帶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也。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句。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後以爲貢賦之常。縣官歲久亦漸怠於寶守焉。耳目記

宋環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冕備員廊廟。霜豪生領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生樂堯世死荷聖恩。開元遺事

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而不亂。因話錄靖康間劉觀中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轄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四六談麈

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守牙簡表云。看山挂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

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同上。

翟公巽以陳通之辭。自越謫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因知呂氏之危。同上。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門。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旣具。橐無可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賚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爲不及也。同上。

蔡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裕諸公遊。遂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閒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榮迴。二水合而成字。庚溪詩話。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州。輒爲西湖之長。鶴林玉露。

九金聚粹。共圖魍魎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同上。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

吏部尙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困學紀聞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同上

黃伯庸賀雪表云招來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同上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蛭之文簡凝含猷之墨餘蛭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猷出文心雕龍。同上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有展季之隴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同上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轂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轂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轂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轂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轂童皆本於崔班。同上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間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

人至嘗聞念舊之言。卻插篇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

夢溪筆談

綦翰林叔厚謝宮詞表云。雜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茆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倘邂逅於初心。尤佳。

老學菴筆記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同上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由進。士遂止。

清波雜志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

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道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林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調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不通論也。

藝苑雌黃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覽。自簡悟王人之譖。翰墨叢說

南豐先生嘗稱曾子固謝朔日表云。臣幸備藩維。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後耳目志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尙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

哀之已而竟歿於嶺外。揮麈後錄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鳥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鳥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生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苕溪漁隱曰東坡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鳥亦佳對也

復齋漫錄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槩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饑語之王者同上

蔡元長父子旣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李泰發光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爲狃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揮麈餘話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

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龍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蠻蠟之忱。難酬天道。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紺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雞肋編

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書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容齋隨筆

吾鄉錢叔琛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嘗出示所藏鐵券。又出武肅當日謝表稿。漫志於此詞曰。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容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致。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輟耕錄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阜陵喜觀陸贊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

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然奏議繁重。尙勤乙覽。是書摭華
芟冗。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
牖。崔公有焉。攻媿集。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
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
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眞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遼於故步。王改作散
句。蘭省遽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剪裁固善。然花磚宜帖故步。上句或稍似偏枯。

清波雜志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
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穎川。固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
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惜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
至此涵造化妙旨矣。四六話。

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祠表曰。介竹無功。懇辭良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言託疾也。臚乘

張浚等義師起。李文肅公邴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醜。萬象動色。具臣覲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素望。笏擊朱泚。實屬壯心。詰責兇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實與秘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爲實錄。宋名臣言行錄

張南軒將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更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同上

公著呂公家傳。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人人傳誦。以爲摭實。同上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爲詩云。諸縣豐登少公。

事全家飽煖。荷君恩。夢得亦曾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白云不才。空飽煖無力及飢貧。碧溪詩話

西山先生曰。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讀進講。有進貢。有進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爲一題者。破題須包盡。至於瑣碎工夫。尤爲繁多。且如出一賀冊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冊寶。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爲何物。焉能作靈根夜吠之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爲之備。向年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棉紗絹。因謂同學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敍。皆相顧無語。其後擬一聯云。糜絲纖纊無慙禹貢之供。冰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綿紗絹四者皆全。須如此用工可也。辭學指南

西山先生曰。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識體。製賀謝。進物體各不同。累舉程文。自可概見前輩之文。惟汪龍溪集中諸表。皆精緻典雅。可爲矜式。錄作小冊。常常誦之。其他皆須徧閱。同上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多得。曾子固云。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濤波不驚。同上。

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闊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爲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汛濫雷同矣。同上。

表明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羣臣書四品三曰表。同上。

表斷句須要有力。如洪景盧但驚奎璧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同上林虞謝修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云。天造地設。示根本於華夷。陽耀陰藏。壯規模於今古。警句也。同上。

進書一門。諸書體製各不同。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寶訓則分門。日曆則繫日。會要則會粹。各是一體。若出進玉牒表。須當純用玉牒。

事不可以他事雜之。舉此一端。其餘皆然。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同上
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不可尖新鋪敍。不要繁冗。此表之大綱也。同上

歐陽環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鬱起於中天。奎畫室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宰臣之意。而奎畫室章芝檢不無稠疊。矧是御製。不應用奎畫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考室。初無補於涓埃。知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卻工。同上

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清之固。密清二字人多不曉。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清。罔有不踰。浩然齋雅談

宣和間尙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揚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計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同上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稽首頓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敍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

罪積數違尙書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卽云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後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川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謝復封表云華陽墨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款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同上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通水燕談錄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羽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起田園蠶足二疏那見於後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藥表云陛下樂忠臣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過庭錄李毅師贊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云捫參歷井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望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是師贊四六之名

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益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蠶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甯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青箱雜記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俾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山房隨筆

惠卿之謫也劉貢父當草制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紹聖牽復知江寧府所作謝表句句論辯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又自敍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黯在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論列多出于由而謫詞則東坡當筆也曲洧舊聞

李宏節宏皋弟宏皋嘗學謝馬表顧宏節曰馬有旋風之隊那得一事作對宏節曰獨不聞軍有偃月營耶宏皋欣然提筆曰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武穆王稱賞之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一作生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猗覺寮雜記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真可以爲戲笑。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自然遊戲三昧。非用意求巧也。寓簡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梁溪漫志

翟公異參政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迨公去郡。郡

人安其政。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卽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嵇山後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同上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卽妙。崇甯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苑宴謝頒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漱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防履深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盞之香。生死不忘勤宮井玉壺之潔。墨莊漫錄

翟三丈公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闈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詞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同上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鶴林玉露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

少之燭武尙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原之後作致仕表云蹠蹠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鬻鬻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尙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話四六丁晉公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同上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心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卻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汎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游帝所驚眸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光容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中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獎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剗恩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

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餉軍西塞賜對中宸曲
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怨府升置儒林未免螢窗之瘴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
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私困於盜擾官政習於涵養偷
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革療飢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
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天心論
報沒齒爲期同上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
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
身謝朱厓蔓草榮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同上

揚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
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詠之同上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
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同上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庭。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縕。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帳。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讐。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達。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達。州。謝。表。末。云。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纔。會。作。文。字。同。上。

唐。張。巡。之。守。睢。陽。賊。勢。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預。游。西。蜀。追。驛。騎。於。玄。圍。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戮。黎。獻。腥。膾。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

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爲時所稱。謂太一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鳩翔老堞。龍攫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同上

劉攽貢父謝東京漕表略曰。不知足而爲屢。是非難能。懲於羹而吹釐。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同上

元章簡公厚之致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斗酒尙露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闕之門。乘駟一麇。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甯除職表。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四六談麈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詈天子之從臣翦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同上

章疏六

文心雕龍敍書思之作曰。章表曰奏啓。蓋表章與奏疏殊科。獻替與拜讞異義。漢京初肇人文。厥體亦未畫。一兒寬終軍表章之選也。公孫吾邱奏疏之長也。魏晉以來。

漸趨排偶。而臣工言事之文。剴切尙遵古式。未嘗不直抒胸臆。刊落陳言。丹陛陳情。妍華足尙皂囊。封事風力彌邁。自陳隋以訖唐初。詞學大興。掞才差廣。則百官抗疏。今體亦多至於辨析。天人極言。得失猶循正鵠。罔飾雕蟲。蓋奏疏一類下係。民瘼上關。政本必反覆以伸。其說切磋以究。其端論冀見從。多浮靡而失實理。惟共曉拘聲律而難明。此任沈所以棲毫徐庾。因之避席者也不習無不利疇。是通變以盡神。有能有不能。孰則得心而應手。若夫擅場挾雨。摛藻爲春。要可自成一家。不必人所應。有辭無險易。灑翰卽工文。無精麤敷言。輒儻惟陸宣公爲集大成也。公少綴詞科。驟登禁署。際猜疑之日。當遷播之餘。執羈繩以從行。奉丹鉛而侍直。焚草尙存其什。一牽裾不避於再三。惟艱難險阻。以相依敷心。腹腎腸而屢進。若料涇原兵變之萌。策淮蔡弭兵之計。出李晟危亡之地。消楚琳反側之心。二寇情形兩稅利弊。救公輔之忠良。辨延齡之姦蠹。幾先獻納。卜筮是孚。事後彌縫苞桑。倍切以石投石。將有感於斯文。啓心沃心。庶不負於所學。至其筆則長於論斷。善於敷陳。理勝而將以誠詞直。而出於婉思懇如。聞於太息曲折。殆盡於事情。是以彌君德則經義醇。如進規益則。

棐。忱。藹。若。計。邊。防。算。賦。則。手。口。兼。營。糾。讐。慝。姦。邪。則。冰。霜。共。烈。卷。舒。之。態。自。然。麌。積。
之。痕。盡。化。又。若。述。梁。洋。之。雨。潦。敍。師。旅。之。艱。辛。畫。手。詩。情。名。聯。雋。對。所。謂。妙。手。偶。得。
之。耳。公。豈。作。意。而。爲。之。哉。下。及。五。季。宋。初。猶。有。竊。慕。風。流。拾。取。膏。馥。者。然。而。天。姿。懸。
絕。學。步。難。工。非。失。之。膚。庸。卽。傷。於。堆。塚。故。知。蹇。驚。不。可。以。希。驥。螢。爝。會。見。其。日。熄。也。
初。公。有。別。集。十。五。卷。文。賦。表。狀。皆。有。之。意。公。所。爲。表。必。更。有。章。相。追。琢。黼。黻。光。華。凌。
轡。五。唐。陶。鎔。六。代。者。惜。乎。不。得。而。讀。之。矣。公。旣。爲。駢。體。一。大。家。故。別。立。奏。疏。一。門。別。
於。表。焉。序。章。疏。第。六。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謀泄。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

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陷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王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思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眷而乃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廻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鷗並擊。清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大唐新語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彙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廄馬二十萬。後宮數萬人。殫置之甚。什百當今。然而財未嘗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同上。

徐賢妃貞觀二十三年上疏諫太宗息兵罷役其略曰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又曰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全唐詩話

以十年爲一袞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袞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袞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袞蓋以十年爲一袞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齡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袞之期又曰慶闈開八序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盍改開爲登宇野客叢書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治理本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

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北夢瑣言。

啓七

原夫囊封上達。宮廷披一德之文。尺素遙傳。懷袖寘三年之字。下達上之謂表。此及彼之謂書。表以明君臣之誼。書以見朋友之悰。泰交之恩洽。而表義顯。谷風之刺興而書致衰。若乃敬謹之忱。視表爲不足。明慎之旨。侔書爲有餘。則啓是也。昔者藩國臣僚馳箋。霸府三公掾屬。奏記私朝。厥後緹幕芙蓉。殷勤而報聘。春蹊桃李。纏綰而酬知競貢。長箋爭懷。彩筆效掣。滋衆繼踵。尤多上壽。多男請徵。雜選登庸。及第賀答。紛紜舊館。脫駿載筆。致朋遊之雅。相見執雉揮毫。志耿介之思。羈旅慳囊。裁之乞米。美人繡段。持以報瓊。則有詞林水鏡。闔苑羽儀。具隻眼以論才。迴青眸以待客。簪裾輳集。三讀流聲。珠玉紛投。一言改價。高可以俯拾青紫。下不失得利齒牙。由是競費工夫。繩精製作。換清銜於校字。盈篇皆形聲點畫之奇。發吟興於田園。累幅畫機。穠萃蒲之趣。以至東海。使槎託遙情於湖。隱墅寄新製於廻軒。亦可謂妙極毫。

端思超物表者矣。至若謝元暉短章玉塵金屑，梁簡文諸作貝彩珠光。劉氏弟昆尤高三筆，庾家父子籍甚。庭芳陳伯玉雅有清聲，駱義烏時騫逸氣。柳子厚精純而似儻，李義山密緻以清圓。蘇長公不合時宜，味含薑桂。陸務觀素稱作達，語帶煙霞。斯啓筆之分途，並作家之盛軌也。自任元受李梅亭之倫，或隸事多冗，或使才太過。眞意不存，緣情轉失。我思古人，翻其反矣。是以駢儷之文，其盛也；啓之爲用，最多其衰也。啓之爲弊，差廣何則？西秦東洛，不出寰宇之書；僕射司空，自有勳閥之簿。烏衣玉樹，按姓譜而如新；珪月楓雲，驗歲華而益麗。必也盡遺棄，白別出機杼，始可揚古調以賞音，進文心而奏績也。敍啓第七。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蘇威侍郎猶爲郎吏，亦遇於此。進士褚載、臧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而贊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慙慙。」筆誤殷浩之兢持，太甚翻達空函。

函撫言

羅隱謝裴庭翰詩卷曰：澤國佳人，雖裝半面，營邱辯士，或獻空籠。同上

梁元帝爲妾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我爵釵還勝翠羽飭以南金裝茲麗玉侍兒小名錄

宋齊邱爲儒日修啓投姚洞天略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干懇萬端無奈飢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江表志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調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覩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於帝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

教語 四六談鑑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清波雜志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却掃編

李易安賀人攀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列雙璋錦挑對裸注曰任文二子攀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

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鄉嬪記。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又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曳裾而前。士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如己出。特爲豪健。隱窟雜志。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有時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古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陳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孰御。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概舉。但全篇體格爲不稱是耳。寓簡。

孫廣伯術謝東萊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寒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學也。紫薇詩話。

前輩有七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怨。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鶻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狃遂起朝三之怒。同上。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曰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風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賓區大朴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之二老堂詩話

王仲嶷字豐父岐公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工以名家典郡頗著績效英宗立珪預聞大議賜額書題豐父表謝有金牘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後秦會之再入相豐父以啓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尙有意於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原官奉祠 指掌餘話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於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欣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卽以駢儻之詞報之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

語 指掌後錄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旣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旣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

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揮墨三錄。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詔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儻牋啓與手書俱行者。止於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老學菴筆記。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謝之。其略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襄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啓云。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傅惟詠蒼苔。湘山野錄。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語。嘗爲潭教與帥啓云。技淚過故人之墓。驚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舊。貴耳集。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與芮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

薦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輟耕錄

夏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尙皆布衣。文莊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須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當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早識臺光。蓋爲是也。

青箱雜記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尙關弓而相

射。同上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蠡。范睢。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會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

然不若文正之精切。同上

錢塘林逋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遊。天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親訪其廬。見其頽陋。卽爲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石一片。拜賜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親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邱樊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廻玉趾。歷覽環堵。當纓蕤之盛集。據風雅之祕思。率以虔載。始成編軸。且復構他山之堅潤。刊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縟相照。輦植置立。質於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寶氣者矣。迨景祐初。逋尙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詩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同上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曾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同上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

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眞人爲剽竊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覺眞切復齋漫錄

孫元中啓事云好事多載酒殼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三山老人語錄

頃肩吾謝銅研筆格啓云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筆 研譜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籬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至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

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紀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甯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四六話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解爲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光明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嘆空成節婦之吟 同上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

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鶩鸞五輅在庭明旗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然也四六話

秦少遊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爲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爲校書郎少遊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校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同上

王文恪公陶常言四六如蕭條須對綽約據鞍翼鑠須對攢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尙恥於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揚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揚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切如此同上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

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贊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宏。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阿薩。陣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予笑。莫敢言。程史

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晚堯事。此一字用事者。碧溪詩

雪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頫之園者。爲其家幹僕所辱。訟之於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啓爲謝云。杜陵之度千萬間。意謂大庇寒於天下。齊王之固四十里。不知乃爲笄於國中。浩然齋雅談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同上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同上
秦會之當軸。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有蜀士投啓于闕。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
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游宦紀聞

或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寢實掌喉。脣尙書謂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
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
時之秀。同掌喉脣。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
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尙書箴曰。龍作納言。奉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
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野
客叢書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
以爲工。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爲岸字耳。上句乃韓
退之詩。下句劉夢得詩。同上

跋袁光祿與東坡同官事蹟。時羅公亦爲杭之貳車。有啓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

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欹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攻媿集。

詒癡符序。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日襄懷錯落。有秋風鱸鮀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同上

胡忠簡公乞斬秦檜。編管昭州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令。宋名臣言行錄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齒敵未諳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乎。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凡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同上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同上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岐嶇寄尋壑經邱之趣同上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同上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自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同上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給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鶴羊叔子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寓簡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齧齒德對師尚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尚父謂可師可尚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湛淵靜語

歐陽公歸田錄載夏英公辭免奉使啓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鞞韁之音歐陽公稱之其中又有一聯云王姬作館接仇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

遂輶亦不減前語。然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亂陋之習。故此等語見稱於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十倍於此矣。梁溪漫志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鏽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而魁大廷者。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爲之作啓云。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材。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蓋二者之年齒適相上下也。同上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旣。遂堅留幕下數日。珊瑚鈎詩話

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艸伯紀謫詞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當時有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鶴林玉露

曾魯公識度精審。練達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簡牘。亦屬對精切。曾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東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曾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東軒筆錄

朱熠本武臣。嘗爲內夫人妹內官弟婚啓。理廟見之。大加賞異。特旨授官至參知政事。其啓云。環帝座之九星。貂珥曾參。於畫室羅嬪。嬪之九御。魚軒嘗綴於形闈。俱從天上之神仙來結人間之嘉會。所由燕爾夫豈偶然。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月殿。斯沾於湛露。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猶燦於朝霞水流紅葉。之無心琴續朱絃。而有託瓊臺不怕雪雨歌采鸞之詩。玉杵曾擣霜辱贈雲英之詠。朱乃武舉狀元。溫州人。理宗徵時識之。詩詞餘錄

頌八

頌者。四始之一。詩教之隆。昔元音暢。而雅樂正民。氣樂而頌聲作。宣其純懿。既異於風紀。彼鐸鏘復殊於雅。所以美盛往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頌有頌之聲焉。故笙曰。

頌笙琴曰頌琴曳履歌商聲若出於金石歛幽息蜡音並合於簫章頌有頌之義焉
穆如之風旣作靜正之人宜歌勺桓賚般事取止戈之武駟馳泮闕美則遂荒於東
誠以揚厲無前式崇殷薦和聲依永搏拊克諸樂體心聲互臻其極爾周季轍東迹
熄聲寢至於漢初郊祀樂章全體頌音而獨不追三頌而踵奚斯應九韶而繼咸墨
豈以宮商協下管之盛而茅黍忝升中之錫乎謙讓未遑美備斯闕王褒得賢論也
而以頌名義雖協而音未諧出詩入文濫觴於此矣馬融廣成賦也而以頌名旣不
歌而多敷布化頌爲賦名義滋素矣揚雄之於充國史岑之於出師褒顯名臣贊述
良將來歸飲鑄有韻頌羣雅之思維岳降神得風正四方之意以合雅者爲投頌固
知似是而不同九章有橘頌劉伶頌酒德覃及庶草同乎放言山榛隰苓擬佩芳於
之子傾罍酌兕寫隱憂於碩人以喜頌而亞歌風自是支岐之別出也許善心神雀
一篇染濡立就博麗非常然攷其詞藻不出王顏曲水之章覈其情文大似禰張羽
族諸賦厥後王子安乾元九成二頌灑灑萬言實循斯軌集腋而成粹白積材而構
凌雲淺夫怖其汪洋深識譏其泛騖也惟相州封禪筆旣高華頌復淵妙文園絕筆

雄視百代厥後於唐則有中興頌焉次山老於文學事屬當仁以春陵徹婉之作值
皇輿反正之年大筆淋漓摩蒼崖之齒峩清音激越韻活水之琮琤惟促節三韻斯
爲創體於宋則有咸淳內禪頌焉山松英年蹈厲驚采琳瑯力追中文心儀帝則有
聱牙之硬語無澀體之纖聲子厚貞符同其旁魄曼卿皇雅遜彼精純然則後之作
者必聲譜金奏義燧肇禋美聖學必窺於宥密緝熙述武功則陳夫繹思於鑠喬皇
數典有墮山翁河之觀揖讓修容多載弁絲衣之盛然後五篇比於珠玉四巡蔚其
英聲於以追公旦之多材訂考父所誦述則爲之歌頌曰盛載乎德俟其禕而敍頌

第八

詩有六義六曰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有姚氏爲頌辭學指南

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

後漢書

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

同上

永平中神爵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上頌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

頌比于金玉論衡

黃伯仁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

魯國先賢傳

釋鑒。興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糟雲上筋謂湯餅瑩滑糟薑岐秀焉耳

清異錄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但令入玉盤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用玉盤字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野客叢書

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賓戲見西漢敍傳鮑照河清頌曰物不盈皆美溢金石

同上

張設爲廣州宋環頌曰犧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困學記聞

張說撰宋環遺愛頌有曰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攷之欽道固環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姓宋也案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考唐世系環正前漢中尉昌之後說碑自宜引此野客叢書

書九

卷二 書

四十八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夫書之於文。豈異旨哉。何一則務其交足。一則歎其不盡。豈欲足者不患其才多無盡者良難以詞逮乎。蓋書文類筌蹄之設。言意同魚兔之藏。筌蹄期以周緻。而道契忘機。魚兔宅於深微。而理同觀化。必使調筆染墨。和以天倪。循覽披吟。呈夫活潑。故託名姓於毫錐。學類無用。體風流於妙札。奔且長留。俾與波而浮沉。俗情多怪。倘買菜而求益。故態非狂次第。商榷亦性情之嘉會也。今夫人密邇所親。晤言一室。舊雨被其行迹。清風喻夫故人。及雲雨一乖。音塵不嗣。惟開緘可以論心。卽千里宛如覩面。是以敍山川之妙麗。則刻畫兼圖繪之。長溯歡謙之流連。則管穎挾歌吟之致。述絕域之悲颯。然如風沙之滿目。談行旅之困淒。兮嘆霜雪之交侵。感物何工。乃賢於荊州之十部。綴詞何巧。乃貴於安石之碎金。故知明衷曲。披款誠。釋幽憂。慰思憶。莫切於書風。人之義諷諭。猶以比興。而見書筆之旨。肝膽直以一二而陳。且夫魚鱗鶴翅。附致本奇。龍劍虬鐘。冥通尤速。操神明若左契。化秦越如一家。繫徽置棘。江淹抗志。而獲伸拭玉。張旛徐陵。據詞。

而來復悲惟去國希範感之數行憂能傷人文舉理之片牘或默或語每曠世而相憐有情無情亦聞聲而興慨此嗣生所以流涕於報燕保安所以苦身以贖郭也抑書之爲說直達胸臆不拘繩墨縱而縱之數千言不見其多斂而斂之一二語不見其少破長風於天際縮九華於壺中或放筆而不休或藏鋒而不露孝穆使魏求還諸篇推波助濶萬斛之源泉也劉峻追答劉沼一書一波三折雲中之寸爪也李義山與劉稹書鼓怒溢涌繼響徐公與令狐書抑遏掩蔽追蹤劉作自爾以還厥風稍替矣夫書源溯春秋派流唐宋上書達乎表啓尺牘旁該談論若懵茲緣起漫爲塗道則穆之之百牘有不若殷浩之空函舉燭之誤書轉勝於掃門之三上也敍書第九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僱勉當去知爾所苦尙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往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

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半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遙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陟。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誦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斂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敍遠別。恨恨之情。顧尤悵然。閒得此鏡。旣明妍媸。反觀文采。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並寶釵一雙。妙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采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芳鬢。操琴咏詩。恩心成結。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非蓬之感。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鍾嶸詩品曰。二漢爲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廟則芳香不發也。

扇矣。西溪叢語

歲時記要。劉孝綽與弟書云。方宏游典墳。寤歌林澗。覽典奏於千載。觀榮落於四時。五色線

謝幾卿傳。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岫。蘭香兼御羽觴。競集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詞。麗文無以匹。梁書陸景與兄安成王書曰。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壁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臥游錄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暗霧相歇。猿鳥亂鳴。夕月欲流。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同上

吳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嚙嚙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同上

又與施從事書。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峯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信足蕩累。顧物娛衷。散賞臥游錄。

又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世務。咸窺谷忘返矣。同上

宗測答豫章王書。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同上

王僧孺答江炎書。蹲林臥石。藉卉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范一作羹藜含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林。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同上

帛道猷與道壹書。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凌峯採藥。服餌蠲疴。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同上

梁簡文答湘東王書。暮春美景。風雲如麗。蘭蕙堪把。沂川可浴。盡游玩之美。致足樂耶。

杜之松再與王績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
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臥游錄

唐光啓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是時浙西軍亂。周宗奔毘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今附蘊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奔牛堰石在常州西。蓋諷其蘊粉也。廣陵妖亂志

陳徐僕射陵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初使於齊。齊人留之。致書楊僕射。惜曰。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神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迴腸。何必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白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僕射言而得還。五代新說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煬與陳徐僕射書曰。庶孤墳既築。或飛負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夫。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領琳首。葬之於八公山側。同上

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夫幕非

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邱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

藝苑雌黃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寓簡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威嚴。若使事得其實。衆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卽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稜威雄雄。下憚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靴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自此書自敍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野。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尙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

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容齋四筆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緒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東軒客談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盤匜及旦有書諭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烏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詞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適浣濯焉。細素雜記

楊文公既祥狂歸陽翟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間常不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縣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石林燕語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頤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部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小搖動則山岳頽眞天子之爪牙諸

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枝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見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雲溪友議王相爚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襟。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因學紀聞。

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目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而足。乃知此禮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

大手筆之任事難徵。實諛慕攫其多。金時鮮能文貞珉鬱其無字。蓋勒勳庸器古有鏤金鐫德穹碑。今歸伐石朝廷懿美錄在史官家世音徽式之神道碑版之用遠矣。粵自韓公起衰歐陽復古始以史漢之文甄敍以詩書之義發揮振臂一呼隨風而靡然自東漢訖於唐宋人才輩出作者相望蘭茝不絕其芳琬琰聿新其室莫不激揚流品追琢詞條漢季中郎尤爲傑出林宗太邱之篇楊公橋公之製扶荀揚之蘊抽典浩之華淵乎其思粹乎其質班張之儔瞠焉其後已魏晉以還斯事不廢或載沈於層波或式刊於第二士衡有似賦之譏興公獲多枝之咎不存者東阿三十之銘可語者韓陵一片之石自孝穆以著碩峙江左而蜚聲子山以客卿入關西而掞藻一時規隨人傑悉被褒榮窈窕姪姜胥徵形美猗歟盛矣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爲昌黎所服膺者其惟張燕公乎體經神續騷裔昭璧采叶韶和流鬱以運氣俊偉以任才無剗缺之鋒鎚有天成之章句二相協德誦配崧高諸將銘功述同盲左爛爛兮五緯芒寒飄飄乎三山風引也至若王右丞碑文豪健六祖一碑熟精內典希風頭陀寺之文呂衡州文筆清新受降

城一銘曉暢邊情接踵燕然山之美李衛公幽州紀聖功碑經濟大文英雄本色自非兼資文武未易學步邯鄲也夫唐人尤工楷法碑碣存者獨多苔蘚之下典縛猶新而鯨鐸春麗競秀增華未有如初唐四傑者事雖僻沉必有切義文惟鋪敍不乏妍詞後學津梁於是乎在宋代碑版駢儷亦多徐騎省撰南唐後主之碑傷心國步而仰惻宸襟晏元獻撰章懿太后之碑塗改生民而未契睿旨是知辭尚體要文本性情將列於著作之林必原於忠厚之至是以孤忠自矢雖居讒間嫌疑之地而情事獲申至孝未光雖以執經秉直之思而文采更晦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誌者識也納諸墓之謂也魏文貞李密墓誌一篇神鋒百鍊卓絕古今夫碑通於史而儷別於古原其所以同復推其所以異是在大雅宏達之才矣敍碑誌第十

介休城東有郭林宗宋子浚二碑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碑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水經注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劉賓客嘉話錄

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左殮右禰。何如我平淮西。雅曰。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

全唐詩話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跡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聚。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

六一題跋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修充國。羌人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尙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容齋隨筆

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廣川書跋

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甚罕野客叢書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困學紀聞

楊盈川敍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太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敍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忍擊將離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同上

游林慮西山記崖北轉有大石方丈餘雪瑩掌平枕溪號石席上刻杜相公美所作銘銘云溪石齒齒溪水潺潺鳴玉跳珠水流石間涓涓溪月冷冷溪風風吟松梢月湛杯中欲醉而歌旣醉而默悠悠千古浮雲之過辭清婉字畫亦迺逸可愛歸潛志

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氣牧之題李

西平宅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前亦卽舊爲新之一端也。潘子真詩話

自唐以來未爲墓志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亦皆有行狀能改齋漫錄

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如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深雪偶談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稟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其警句云東隣遭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東鄰謂錢倅也東軒筆錄

贅

言

隋以前諸名作既能洞曉其精微再讀初唐四傑之文詞句朗暢氣若一舒及溫李出而義瘠辭肥又嫌繁縟去徐庾之沉摯清麗均遠矣更閱宋代四六則布帛有無華之傷縱運用成語間亦工巧格卑詞薄殆無足觀研究至此應知選騷之緒已絕惟存制誥等之官樣文章耳

選精

判十一 四六叢話卷三

自昔束鈞參聽。吏尙其師。天水違行。爻呈其象。端本貴臻於無訟。惟誠能折以片言。周爭左右。王子不能舉其要。衛訟君臣。鍼莊於是爲之理。甫刑垂訓。簡孚存明。啟之占康誥勤。咨否蔽涉。旬時之念。判之造端。自此始也。漢世蒞民緣飾。經術董仲舒。春秋決獄二百餘事。應邵漢朝議駁八十二條。皆其類也。康成聚訟議禮。而不爲觀民伯喈獨斷博古。而非因察。獄雖復明。習文法根極化原。據事直書。期悉應乎經義。貳端析律。用中誠於惟良。粗舉科條。務從質直。魏晉以下。文體風華。而訐訟少衰。教條亦鮮。江東才秀。如雲。判名不立。文選雕繢。滿眼判缺。有間。惟文心略舉。厥義附之契券。曰其字半分。曰判。按周禮媒氏之判。實男女之婚籍。後世之判。乃州郡之爰書。亦名同而實異耳。李元紘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則其時才吏見美。判牘爭鳴。奮筆崢嶸。共泉流而朗鏡。敷詞精切。偕象魏以俱懸矣。唐以此試士。俾習法律。重其入彀參之。身言書之長。苟謝不能。不獲與俊造選之列。選人以此拔萃。律學以此致身。於是。

潤案牘以詩書化刀筆爲風雅大凡判之爲體貴綜覈名實考驗辭情熟諳令甲之篇洞悉姦壬之狀處堂上而聽堂下敬兩辭而明單詞俾學斷斯獄必無疑竇之滋奏當之成無易初辭之揆此判之本義也若乃試士之判則又有異設甲以爲端假乙以致詰米鹽瑣細不必盡麗刑章蕉鹿紛紜欲其稍介疑似盜瓜逢幻迹類子虛剗草致傷事同戲劇而獄具礲鼠如漢廷老吏之爲筆控刺犀同寶鍔發硎之用所傳白居易甲乙判百篇張龍筋鳳髓判若干首白體氣高妙若先輩之程文張詞意精妍擬近時之行卷均屬能事無庸伸此而抑彼也宋詞科亦不試判惟蒞政頗尚綴文張乖崖誅鋤猾吏讀判示之愕然絀服卽其驗也若周南冀北坡公不徇狎邪玉爵彩雲司馬特寬醉吏亦時時見於他說云前明定科場制二場試表一篇判五道國朝因之行之旣久士子往往宿構暗記漸成鈔胥具文我皇上敦崇實效風勵學官乾隆二十二年特命二場罷表判不用改作五言八韻一首尋又移詩於第一場數十年來士子習於聲詩博通爾雅翕然不變矣因唐人習之旣久多可喜者小道可觀略登於篇敍判第十一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印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瘞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舊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嶮。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啼穿。象先覽之。競惕罷役。

大唐新語

韋陟贈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陟判之曰。青旛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同上。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隋唐嘉話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閬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馬緣馬死。懼。帥責之。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閬鄉常侍豈宜問馬。因話錄

貞元中。度支欲砍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

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須存百代之規。况神堯入關。先駐此樹。玄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尙自保全。先皇舊游。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唐國史補。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事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雕轡載妓。微服舞鞋。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擾席帽。密映旛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摭言。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除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乃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詣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夢溪筆談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

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判語必駢儼。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容齋隨筆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入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且多媿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塈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曰。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

吾子忍之丙妻有喪內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于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曰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縕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喩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容齋續筆

主簿貪賄於魯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續釋常談

杜審言字必簡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

新唐書

溫公家舊有一琉璃蓋爲官伊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

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彥周詩話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山妻厭其餧藿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髻。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咏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改嫁楊志堅。贈布絹各二十尺。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子瞻通判杭州。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妓者。色藝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子瞻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善謔如此。志林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撻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西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科罪)劉仁軌青衿胄子。黃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

異王充。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月。有司試策。無鼂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遂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如。肆情撾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避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龍筋鳳髓判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出羣弓馬超衆。眇其一日。恐不堪侍奉。欲放歸田里。又惜其身材。

(判留) 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攸寄漢高之得樊噲。喚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實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礎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建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邱。失明亦備書於東魯。殷璠雖眇。作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分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

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旣要所須。宜依舊定。同上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覩得侍衛(駁審)。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勲舊。竊湯沐之微滋。寶固名宗。露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特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吳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同上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卽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旣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四六話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臘膚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北夢瑣言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援。

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說。大唐故話。

序十二

先師韋編三絕。翼賛前經。文言櫱括乎乾坤。序卦發揮乎爻象。此則序所由昉。序作者之意者也。詩包四始。大序與小序並傳。書總百篇。古文與今文同錄。使非先賢載筆。史臣大書比興。奚自以灼知遺佚。何由而徧考。或謂詩序可存。而書序可刪者。非也。迨元凱發明五例。荀爽撰輯九師。景純退黜六家。康成鍼砭三傳。此則儒家者流詮述大意者也。子長作史。序亦多途。書分爲十鋪。陳政典表。列爲八稽。核世年班。迭乘沿繼。一體酷吏。游俠創例。必書黨錮。獨行微詞。別著六朝而下。闕文罕見。序說非長。敷義尙侈。腴言勿翦。若乃詳家世而陳緣起。新凡例而綜全書。則司馬氏自序亦序之一格也。孟堅敍傳實踵斯作。子雲相如因自序而爲傳靈。均敬通卽騷賦以敍懷。彥和序志。夢執丹漆。以南行子。元自序。恐覆醬瓿。而泣血修名。不立沒世。無稱哲人君子所兢爾爾。嘗攷文心論。列諸體。獨不及序。惟論說篇有序者。次事一語。豈

以序爲議論之流乎。夫序之與論，故屬懸殊。序譬之衣裳，之有冠冕而論，則繪象之九章也。序比於網罟，之有綱維而論，則鳥羅之。一目也。文集之有序也，自元晏嘯揚三都紙貴厥後，昭明感於五柳義等式，廬陵王美彼蘭成，榮同置醴而彥昇述文憲之作，旣大類頌文載之。弁宣公之言，又全成傳體。玉臺新詠其徐集之壓卷乎？美意泉流佳言，玉屑其爛熳也。若蛟蜃之噓雲，真鮮新也。如蘭苔之集翠，洵足仰荀。前哲俯範來茲矣。會昌一品集序詞沿唐季氣軼漢京，義山灑襟芳而削藁於前，榮陽奮健翰而竄定於後，等百谷之上。善若兩驥之爭驅，固稟古序之規模亦昭。後學以觀止也。若乃蘭亭志流觴曲水之娛，膝閣標紫電青霜之警，此宴集序之始也。悲哉秋之爲氣，黯然別之銷魂。此贈別序之始也。今我不樂，煙景笑人。如詩不成罰酒，有數蓋李太白王摩詰尤擅其勝流焉。何以處我珍重臨歧，非曰無人殷勤贈策。蓋王子安陳伯玉並推厥長焉。其他支流派別，百種千名。撫絃操暢，先籩新聲。顧曲徵歌迭翻雅引序誠多方也矣。敍序第十二。

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文選始於詩序而書序左傳序次之。宋朝端拱元年，王元之

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遂爲直史館則試序亦舊制也

辭學指南

懷舊志敍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眞長之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羣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駟原缺一字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金

樓子

張說作上官昭容文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有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幾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幾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崙巡海之意寢翦吳刈越

之威息。塘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元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同游東壁。共宴北海。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房之故事。有命史臣敍蘭臺之。

新集全唐詩話

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送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同上。

高秀實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彥

近世有螢雪叢說。愈成元德所作。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稱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卽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鷗也。野鷗飛逐蛾蟲而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渺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鷗逐飛蛾食之形於賦詠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屋眺飛霞。鮑照云繡囊結飛霞。江淹赤虹賦。霞晃朗而下飛。攷古質疑。

王右軍蘭亭敍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閒覽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絃語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記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蓋右軍承前人之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

維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絃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斗牛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考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膝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已與重陽爲令節。都督旣於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旣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譌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於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旣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謂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併然唐初之文大率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以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料。而傳至於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料。而傳至於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同上

春遊詩序云。誇柘彈於禽林。競韓盧於獸苑。女紅餘志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惟鄒琊之派最盛。皆導之適派也。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

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

野客叢書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湘荷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人。往往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陳子昂曰。殘霜將落日交輝。遠柳與煙霞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歡林壑。共煙霞對賞。同上。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後受轉丸胠篋三章。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困學紀聞

鄭亞會昌一品集敍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嚴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同上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

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困學紀聞。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效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同黃太史詩云綠荷菡萏消覺晚黃菊拒霜殊未秋觀太史詩意似直以菡萏爲蓮花夫菡萏本蓮花未開之狀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菡萏已發芙蓉宋之間秋蓮賦序云玉池清冷紅渠菡萏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華之語於此蓋可知矣覽牋間評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尙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卽王少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卽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出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修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略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亡之湛淵靜語王右軍蘭亭序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至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

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月令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王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令趣耳。脩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並爲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也。

野客遺書

顧野王爲虎邱山序云。高不抗雲。深無藏景。卑非培塿。淺異棘林。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斷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也。

太平寰宇記

鄧王從益出鎮定州。後主率近臣餞。頌霞閣賦詩。自爲序。其略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

南唐書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歛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

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容林三筆

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案文選江淹詩序云蛾眉豈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藝苑雌黃

記十三

記者文皇之統宗經子之徑術夫渾噩煥郁史包四代之文征範貢歌書標七觀之美體則角立記乃無聞說者謂禹貢武成全膝顧命記之屬似之烏策篆素兆啓軒羲蘭葉芝英道光姪姒東觀記事學洽於見聞孔子三朝理苞夫識緯曲臺肄碑璽經典而尤尊冬官補亡詳軌文而更奧文之有記於是著矣竊原記之爲體似賦而不侈如論而不斷擬序則不事揄揚比碑則初熙誦夫陽羨風土堪列職方荆楚歲時宜增月令默記徵一代之傳鄭記守一師之說提鉛握槧同袞鉞於春秋書笏珥彤攝青動於左右蓋自漢以上抽聖人之緒而半入於經自漢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通夫史嘗攷蕭氏文選有奏記而無記劉氏文心有書記而無記則知齊梁以上

列記不多。雖蓮峯、菡萏、時有述征源水、桃花茲、惟招隱偶爾涉筆、匪以立名。若乃趙至入關之作鮑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於桐廬土龍吐奇於鄧縣、莫不摹山水繪煙嵐、列土毛覃海錯、跌宕以行吟、迤邐而命筆、實皆記體曲被書稱、假尺牘以寄才情、因懷人而蜚藻思抑獨何哉。記之盛也、則洛陽伽藍是已。以彼顧瞻灑澗屬意琳宮、揆彼土圭興言玉步、占塔鈴之語風賦相輪之耀日外、以彰彼都之奢儉、內以誌舊邑之興衰、情深而意態翩躚、筆妙而鐫鏘飛動、集茲衆美蔚爲大觀。自唐以後記始大鳴、柳子永州八記追蹤化工、獨開生面、大放厥詞。昌黎所歎其實、擷騷辨之英華、陶班張之麗製、自選學中來也。然則融古文之迹、掞今體之詞、平泉標花木之奇、甫里志泉石之美、如退之雜畫記、入徐庾之手筆、豈不妍妙於秋毫、皇甫絳守園池記、投枚馬之鑪、錘亦猶馭跡跑以鞭轡也。有宋諸子厥體尤繁、格律不無旁侵、波瀾於鋪張、有出處事多妙在翦截。此則詞科之習蹊、而非文苑之高蹈耳。敍記第十三。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城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記而無

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今之擬題倣此若今題則以承詔撰述者爲式辭學指南

記序以簡重嚴整爲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華潤爲工而忌浮靡纖麗同上

唐遺客省使嚴永曄入蜀軍以窺虛實其笏記曰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迴遷於東洛誅殘南北焚爇宮闈雖列藩盡是唐臣無一處不沾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恨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幾迴發心鼎熒然竭滄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雪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過汝水搏王彥章於馬前旋汜朱友正於樓上劍霜未匣槍雪猶彈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巖知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此詞亦頗壯烈也幸蜀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案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希通錄

張芝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墨莊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後山詩話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拱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圖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於王彥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遯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轡。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而睢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曰。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遯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灘水。

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

野客叢書

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

談苑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記儀爲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席上腐談。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劍鋒。誦子厚詩。知海上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蔚勃蘚氣。子厚夢得皆善造句。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驚鳴而決起。拾採翠於沙礫。亦妙語也。

同上

論十四

原夫今體之文。尤工箋奏。詞林之選。雅善頌銘。占辭著列。楮之能敍。事美貫珠之目。質緣文而見巧。情會景以呈奇。尙已。夫文采葩流。枝葉橫生。此駢體之長也。師其意。不師其辭。爲時似不爲恆。似此古文所尙也。若乃命微言以藻思。責奧義於腴詞。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縱橫之用。譬之蟻封奔騁。珮玉走趨。舌本間強。恐類文家之吃筆。端繁擁終。滋腹笥之貧。固難以作致。其情工用所短也。已雖然盤根錯節。利器斯呈。染渙遊睢。錦章自顯。化剛爲柔。百鍊有以致其精。以難而易。累丸所以喻其至。固有論屈百家。文包異采。前輩飛騰而入。一斑灼燦于今。揚而掩之。堪以指數矣。粵自鄴中高唱七子。蔚興王劉。旣擅篇章。陳阮彌精。書檄齊軼。材於驥足。享敝帚於千金。莫不驪領探奇。牛耳爭長。子桓品第羣才。提衡嘉會。庶幾激異氣而獲伸。抱霸才而得主。此典論所以爲論文之祖也。三百篇後。九歌變騷。五言肇漢。雖志在千里。或付高歌。穆如清風。差標雅尙。然美稗勿翦。正變罔甄。君挺彼才。衷茲雅什。超驪黃以定價。從象罔以索珠。數語著陽秋。一言高月旦。此詩品所以爲論詩之祖也。賦

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筆。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淵微莫識。爾其徵家法。正體裁。等才情。標風會。內篇以敍其體。外篇以究其用。統二千年之汗牛充棟。歸五十首之搢腎擢肝。捶字選和。屢參解悟。宗經正緯。備著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議論也。聲偶戒膚。摘瑕則義切。對屬惡拙。翻案則詞邇。發絢爛於斯文。訂乖離於舊史。而且正史之外。臚列者數百家。點煩之餘。辨正者數百事。不特婉章志晦。識載筆之孔艱。抑使墜簡遺編。覩前修之崖略。史通之論。有功於史也偉矣。若是者。豈非論說之精華。四六之能事。其他若非有之。軼羣四子之大雅。博奕養生之俊邁。辨命勞生之奇偉。而廣絕交一篇。雲譎波詭。度越數子。此皆藝苑之瓊瑤。詞林所膾炙。與夫匡劉經術。韓柳文豪。西晉老莊。北宋策判。固將驥首而振劇驂。不甘垂翅而同退。鶴也。敍論第十四。

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廟廊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但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蘭乍。酬蠶妾。酌斗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

出或處竝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金樓子
東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憂患之餘生而後學道雖爲達者所笑然猶賢乎已也。以嵇
叔夜養生論頗中余病故手寫數本其一贈羅浮鄧道士東坡題跋

說文蕙萱燎萎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諤據爾雅諤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諤草字。
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西溪叢語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
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
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游駟婆。
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鶯鶯奏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
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殼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
殼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
子兼狠狽流離乃獸名鳥名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夢溪筆談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學庵筆記

茶之所產六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邱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舜不止味同露液白况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楊衍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臆乘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就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者以爲一篇之警策遂擢以爲冠避暑錄話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參觀困學紀聞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傳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尚書誅屬行攸序龍作閒才沈約慕志以彼天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

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野客叢書

崔邈清河人。論書云。山川草木反覆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書苑菁華。韓退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誠然。歲寒堂詩話。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報國。常願休兵而息民。祇如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臺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徇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紂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鵠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悵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

墨莊漫錄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救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唐

銘箴贊十五

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詩與賦頌是也。後人雅尙才華。好爲纂組。侈附庸而蔚成大國。導濫觴而極彼通津。故析詩於賦而都京演富於千言。又貳頌於詩而宮殿縟采於四韻。古人則五際六義。渾然和同而已。又有昔盛而今渺者。銘與箴贊是已。前賢智雄絕代。心小一身。觀物博而約。義精稱名。小而取類。大故戶牖几席。感物援詞。以警高卑。俯仰卽事。攬筆而書。末學則熟視無覩。閑然不嗣也已。夫銘之爲道。有二也。一以勒勳。一以垂戒。孟堅有燕然之作。銘鋒直指。抗雞塞之威。稜景陽成劍閣之章。迅采駿馳。振蠶叢而驚慄。若乃誦芬先世。歸美前勳。則昭之碑版。系以銘詞。卽其遺也。至於景鐘。刻漏豪灑。如椽座右。室隅文傳。不朽比之。嘉量志其允臻。三緘昭其敬慎。無不同耳。又有焦尾三紋。菱花四出。掘古鑿而苔痕暈碧。泛層淵而冰彩橫空。或體學盤中。或文摹籀史。時逢幽異。屢獲清新。不備蒐羅。偶登一二。至若華陽瘦鶴滄海。留蹤紫府。新官羣仙。卓筆飄飄乎凌雲之氣。非煙火中人所髣髴也。箴之爲道。亦有

二焉。一以自勵。一以畫規箴言。胥顧佩藥石於韋弦。小人攸箴。昂虞衡於原草。子雲亭伯繼作百篇而文選僅取茂先女史一首。豈非義篤典章。詞歸確切耶。張蘿古大寶。一箴原於陳戒之遺。李德裕丹宸六箴時著忠規之益。辰告其猶日躋以敬。琅琅可誦。郁乎文也。贊之爲言助也。皋陶謨稱思日。贊贊襄哉。大禹謨云益贊于禹。竝協力股肱。垂文謨訓。若羲文十翼。夫子有贊述之言。褒貶一詞。遊夏有莫。贊之義。至班固作史。詮量人物。郭璞注雅。播美芳馨。則贊之所自始。大抵採三加之祝辭。合康衢之謠諺。宜彰繪事。兼摭賢踪。如石室像贊。列女圖頌。所謂圖以賢聖。綷以藻詠。是也。子山雜頌五十首。音韻鏗鏘。事辭周密矣。蓋其義隆歎美。體極褒崇。故文心考實與頌同。原史通覈才偕論。合揆懿括。行間神流。簡外得贊之旨矣。近代文人若銘箴贊。雖非絕響。鮮克專精。夫小物克勤。嘉名肇錫。斯前聖敷文之要。先賢造道之階。砭愚訂頑。振關中之木鐸。謹言慎動。導伊洛之淵源。如七十二弟子贊及濂閩諸賢贊。並傳薪道脈。發藻儒宗。於戲盛矣。敍銘箴贊第十五。

姚子贊。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尙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

氣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鄧娘記

山谷茶磨銘云楚雲散盡燕山雪飛汎湖歸夢從此祛機

侯麟錄

東坡倅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旣畢進御上極嘆其敏

冷齋夜話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

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因學紀聞

眞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關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於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洲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峰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關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游之是屬故亦景覩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詩旋六轡臨洛宅而觀土風旣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貞珉銘曰高闢巍峨羣山迤邐乃岡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溪回輿山

址鳴蹕載臨貞珉斯紀 楓窗小牘

鳳州遁跡山有闢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忠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匣而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後有風雨聲旣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學齋佔畢

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竝照智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之體製亦不甚古東觀餘論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嵯峨狀其聲也西溪叢語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日亡味故號忘味云爲當代第一同上

秦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

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至言。貴耳集。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慨然作丸墨筇杖銘。墨之銘曰。存身於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余將與之逍遙。筇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同上。

余僑寓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莘有邰。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維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楓窗小牘。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於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跡。以言蹄之堅而有力。猗覺菴雜記。

潘岳新婚箴。防微測隱。文麗旨深。北堂書鈔。

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詞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舌以速爾咎無易由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絃全唐詩話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困學紀聞

李德裕文箴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忽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繢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辭學指南

箴者諫誨之辭若針之療疾故名箴文心雕龍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於周書大傳篇商箴見於呂氏春秋名類篇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虞人掌獵爲箴漢揚雄擬其體爲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之作者咸依倣焉隋杜正藏舉秀才擬匠人

箴擬題肇於此唐進士亦或試箴辭學指南

西山先生曰。箴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箴乃規諷之文。貴乎有警戒切劘之意。詩庭燎。沔水等篇。左氏。虞人箴。楊子雲。百官箴。張茂先女史箴。白居易續虞人箴。柳公綽太醫箴。王元之端拱箴。文粹中諸箴可寫作一帙。時時反覆熟誦。便知體式。同上。

有爲竹枕作銘云。珊瑚枝。琥珀盤。流蘇帳。暖驂飛鸞。莫忘此君同歲寒。亦佳語也。浩然

齊雅談

張詠性剛急。嘗作鯀鯢魚賦。其序畧曰。江有若。覆甌者。漾於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嗔魚也。觸物則怒。多爲鵠鳶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鯀鯢。因而賦之。亦欲刺世人之福薄者。又爲褊箴云。百行同轍。一褊則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儒。

林公議

薛道衡傳。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隋書余嘗夢客有攜詩相遇者。覺而記其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穢其牛。東坡志林

嘗見御製盤松贊墨本云。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聲。

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邈以碧澗。越千萬年。以慰我心。

玉堂雜記

林子善家藏崔鶴畫龜甚佳。朱希眞作贊曰：骨爲裘。褐氣爲餌。館孰令汝壽。惟蟲知天。他日碧波蓮葉上。不知誰見小如錢。

浩然齋雅談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有入處。

野老記聞

九齡爲宋之望寫真贊云：使君族兄曰之望者。以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爲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

曲江集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猗覺寮雜記

劉貢父過寶應僧舍。壁有畫山水極妙。貢父贊之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實在夢魘。觀觀幻旋失。惟是黑妙半壁。蕭瑟崎嶇。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大士。觀化四海。

一室默記

精
四六叢話卷二終

選精

四六叢話卷四

檄露布十六

今夫樽俎折衝。坐而制勝。飛矢走驛。禮在則然。是以籌筆相資。經武有式。幕府膺上才。之選。書生策管。記之勤焉。夫創禽機。振以倏顚。破竹刃迎而立解。善戰籌不戰之利。先人有奪人之心。酈生掉舌。憑軾下城。韓信出奇。傳檄畧地。定筭存筭。蜀重文園之筆。閉關絕使。晉資呂相之辭。武事而文備。先聲而後實。非所稱師。如時雨令布。疾雷者乎。兵法曰。明其爲賊。敵乃可克。漢王責項。以十事。陳囂罪。莽以三條。此檄之始也。閫外懸於千里。故插羽以飛。軍中辦於斯須。故磨盾立就。其發憤驅除。則詞同祝網。其招徠歸附。則義篤止戈。至其誅渠魁。暴首惡。秉純剛。發犀利。文烈崑岡之火氣。挾溟漲之波勁語。磔肝腸。詆詞窮穢。媠孔璋。愈頭風之作。不過數語。之誅心賓。王厲牝晨之詞。亦僅兩言。之得意。而姦雄覺愧。汗之流離。武氏轉咨嗟而不輶者。豈虛也哉。露布者。師出有功。捷書送喜者也。武布文沈。或擬宵零。渥澤匹縑。尺版或取衆著。明文要以偃伯。靈臺洗兵。瀚海作都。人之觀聽。狀士氣之飛揚。山立總干。舞乃成于。

宿夜戈迴。郤景餘可。買于知方。宣前茅後。勁之威。合小怯大。勇之義。太師頒其左律。司勳叶天。景風昔左氏之敍城。濮蒙馬以虎皮。國策之述。田單束刃于牛角。史公寫濰水之戰。長河不流。范史志昆陽之師。猛獸股慄。皆汪洋恣肆。不可方物。若能資彼奇情。助茲壯采。豈不足張吾三軍。加人一等乎。若干公異作李西平。露布則又數陳事實。妙極情文。著語不多。尤重動色。可爲師法耳。夫檄與露布六朝不甚區別。故文心合而爲一。唐宋以後。則檄文在啓行之先。露布當克敵之後。名實分矣。至于敵愾。本屬同途。故彥和以皦然爲先。西山謂少_鹿無害。若達心而懦無乃失辭。卽美秀而文。猶爲不稱。必其胸藏武庫。抵十萬之甲兵。律中奇音。振五聲之金石。斯不特推倚馬之才。並可繼摩崖之跡爾。叙檄露布第十六。

高宗時諸王鬪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雞。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搆之漸。卽日竄勃。全唐詩話。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噏。諸侯任趙。

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掠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真符當素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鑿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檄銷爐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耳目記

東魏檄梁云毒蠶滿懷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齊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困

學紀聞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乎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干暮夜金戈鐵馬踐蹂于

明時嘆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封赦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于長槍大劍如此猗覺寮雜記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折木天街星宿明潤北岳醫闖鬼神受職子固亦淵源于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于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爲貴耳寓簡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柂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若襟三江帶五湖控鑾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藩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

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舳。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邱墟已矣。之類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浸淫。布濩聲寒。宇宙氣雄。鉦鼓。驅兜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蹠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徂南。輿戶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容齋續筆

檄。軍書也。祭公謀父所謂威責之令文。告之辭。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于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自相如之後。檄書見于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謂其爲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諭中。原蒙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使諭莎車諸國。是也。辭學指南

冊府元龜序曰。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諭去就之理。陳逆順之狀。俾知改圖。易轍轉禍爲福。誕告士民。使知不得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同上。

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責鋪陳利害感動人意同上
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四六如司馬相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同上

唐李商隱檄劉稹曰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盧汝弼檄李克用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板蕩祖君彥檄洛州云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邵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同上

袁豹伐蜀檄當全蜀之強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僰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羣充原塞隱然廣固之攻陸無全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同上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于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

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于布。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驥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擢敵。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容齋四筆

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收。少麁無害。不然。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

辭學指南

露布之名始于漢。按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孝文稱傳脩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卽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張昌齡爲崑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符堅命題。

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賈逵爲馬超伐曹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嘗考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同上

柳子厚平黃賊牒云。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擢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矜壯。則軍容弱。同上

會友人遊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無乃貴僞而賤真耶。行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雨旣霽。春風亦利。或坐鈞鷗邊。或行歌舞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看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

檄書馳告。蓋勇而前。田問書。

祭誄十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俛仰而忽爲陳迹。瞻顧而邈若山河。雖達人高致。恒化渾亡。烈士壯懷。憑生曷貴。而脫繆舊館。至人出涕於一哀。化鶴歸來。仙客含悲於千載。太上。

未免有情。凡民詎能自己是以素車白馬言愴元伯之魂斗酒隻鷄來副橋公之約作驅鳴而慷慨斬蠅翼以低徊竝各抒寫性靈感傷物故喪則有輓奠則有文其來舊矣原夫送終崇盡飾之文知死有致哀之道祖廷包奠命宗祝以陳書孟酒豚肩布几筵而肅告撰儀於喪服雜記而務極其喪選言於大招招魂而稍從其質蓋作者多端厥體宜辨牛羊踐隴痛可作於九原臺榭凝塵悵餘情於宿草弔古者原本論世而趣屬撫懷傷逝者美在言情而功多敍事南遷弔屈賈傅以之擬騷豐屋弔莊稽生以之慢世季之醉諸葛令禁樵蘇義山之祭伏波功除旱魃此弔古者所爲一往而情深也至若泉臺玉樹畚鍤青山孺子束芻羊曇尺筆安仁遺挂子敬亡琴瑟風虐雪之辰青楓白楊之路或神傷而立骨或死別而吞聲代三踊以短章寫九迴於半幅連篇盈其瑰泣積字溢其鮫珠此傷逝者所爲長歌以當哭也夫工拙異方深淺殊致至於入妙往往動人嘗深論之雍門之琴隣家之笛非情之至曷興其感寂然悵知音之遙淒然增伉儷之重非文之至曷稱其情情不欲極斂之而逾深文不欲肆蓄之而彌厚有體存焉耳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醜最重樊南潘

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令嫗祭夫文僅三百字。莊雅之神長於哀怨矣。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緒繁亂。真摯之情不事文采矣。設文不及潘情不如李體。遜劉媛真愧韓公。索莫寡神闌單失力。恐荀文若之風流僅堪借面。杜子春之曲調未足移情也。傳云：臨喪能誄，古者尤重。誄文馬汧督陶徵士二首可爲準則。後人節終其大者託之行狀碑誌，其細者見於哀輓祭文。厥風邈矣。敍祭誄第十七。劉惔傳孫綽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晉書

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悌。悌爲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詞甚愴悽。悌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南史

李華傳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固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汙爲古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唐書

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不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摭言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况也。復作神

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檻。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許彥周詩話。

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尙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苕溪漁隱叢話。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四六談坐。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甌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畧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林下偶談。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滋。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

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懼。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盤洲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余將有西疇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帥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瓊妙似之。四六餘話。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摩天章。貢漱石致雨。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悵悵王文考靈光殿賦。形容靈宮歸郢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猗覺寮雜記。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漑。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况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

麻姑養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皆實錄也。同上。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溢奔放。豈區區束縛於隄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蓋以文爲戲耶。梁溪漫志

東坡祭范蜀公文跋。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攻媿集

邱道護道士曇諦曰。梨柚薦甘蒲筍爲敕。筍譜

班固作文帝敍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

野客叢書

朱弁傳。弁留金王倫先歸。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鬢。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宋史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服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彥

蔣重珍伯父能禪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輕生。前以爲空。不必重死。後以爲實。此語極有味。浩然齋雅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薦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石門題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者。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益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睛睂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圍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臨漢隱居詩話

吳履齋開慶之變。再入相言者附賈似道。描畫彈劾。貶循州而殂。菊巖芙蓉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疎。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山房隨筆

廖明畧正一爲四六甚工。舊見爲安厚卿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擢嘆哲人之逝。大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圮萬里之長城。其祭文云。昊天不惠。奪我元老。唐安得鑑。楚弗觀寶。盛德且然。小智鬻保。先公云。明畧生平之學。熟於高氏小史。四六談壁。

雜文十八

能文之事無施不可。多或累幅。少卽數言。修短不可以加損。珠玉倏成於咳唾。蓋物相雜而其文以生。亦體屢遷而惟變所適。雖無當於賦頌銘讚之流。亦未始非著作文章之任。則雕龍有雜文、一日叢話、仍之夫雜物、撰德括爻、繫之大全、雜服博依、究詩禮之精奧、纏緝紺絳、織文有雜組之華、琚瑀珩璜、衝牙叶雜佩之響、是知道在梯稗、小而莫破、言無枝葉、寸有所長、嘻笑怒罵可誦而傳、橘柚粗梨竝適於口、洵詞人之能事、亦文苑之奇觀也。文心所綜厥有三焉。一曰答問、始於宋玉假物送難、託喻申懷、至解嘲肆其波瀾、賓戲嚴其旗鼓、此後踵述、雖多莫之能尙。若韓昌黎進學解、則雄奇傑出、前無古人矣。二曰七發、始於枚乘原本七情、故名七發、觀濤之作浩瀚、

縱橫詞湧濤波氣軼汪海。信乎奇作自後擬作甚多。博咸爲輯七林。然惟柳子厚晉問一篇精刻獨造。追軼枚叟他若子建孟陽亦同塵土矣。其一則猗彼連珠委同繁露珠以喻其輝之灼灼。連以言其琲之纍纍。參差結韻比興爲長。倘興情罔寄則圓折而未見走盤。比義不深則夜光而猶非綴燭。惟士衡子山意趣淵妙徑寸呈姿闌干溢目矣。此三者文心之所列也。若乃潭潭啓大壯之規。莫莫表扶傾之業。美輪崇奐善頌合賀燕之歡。鳥革翬飛斯干兆維魚之吉。則有所謂上梁文者。又若春朝合樂聖節呼嵩雲龍萬品之在庭。匏竹釣天之入夢。又或幕府開樽臺階彈節紅豆催玲瓏之唱。烏絲寫幼婦之詞。侑以儺詞。諧茲雅奏。則有所謂樂語致語口號者。象簡霓衣道家之秘錄。貝書梵夾內典之真文。鸞鶴吹笙鹿盧引躋香花蓋鉢水田披衣振法鼓而升衆香。傳步虛而聞天樂。一誠所感。齋潔遙通。則有所謂青詞疏語者。堯有封人之祝。而羣方讐觀華之思。壽居諸福之先。而五老協告期之慶。雖同上林子虛之談。不失萬國歡心之義。則有所謂五方老人祝壽文者。至於娛意率情命筆遣罿枕流漱石。鷗鳥同盟雲氣芝英。點波生態。則又有若劉峻金華山棲志索靖草書。

狀者夫片鱗寸爪皆含變化之姿三脊兩稜盡入還丹之用識尺捶之莫窮究厄言之日出推而暨之而文不可勝用矣敍雜文第十八

後主常製却登高文曰玉屏澄醪金盤繡糕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同幸而秋光之待襄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槃樂恣驩賞忘勞悄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紱綵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翦菊長裁羅被翠爲袍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云云

陸游南唐書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筆記

余游僧耳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

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當示之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冷齋夜話

燕邸萊洲洋川公家裝裱礪古今畫爲十冊東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夷堅志

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敍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蘿作石林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苔溪漁隱野話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四六之工在於翦裁何必全句對全句爲工四六談麈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維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翦裁同上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成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尤多。一時名人勝士。篇章賦詠。莫不極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陸沉於荒煙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闕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爲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齊東野語

後魏溫子昇。開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困學紀聞

傅景仁云。烹羊魚羔。唯帶牛佩犧。可對。同上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齊東野語。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同上。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

承平王孫見柳文姜寧誌。同上。

衢州稽古閣書皋陶謨於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同上。

權載之間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同上。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我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撫膺。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似姦邪。冷齋夜話。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遺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卽令出別候。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

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搥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余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同上

向余避地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余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吾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鞋竹杖。杯盤草草。何慙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歡。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觸詠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勿替。用附於此。以見率真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輟耕錄

先大父大觀初守九江。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會王彥昭。涣之出師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稿

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或逢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爲句句着題。薦之於時。相已而中。詞科聲名籍甚。揮

學後錄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貴耳集

楊冠卿館於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道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袞繡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同上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曰。陪午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嘗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耶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繼遣一份追和此詞。併以小籬宿之。送數十里外。啓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齊東野語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蹭蹬凡六爲別駕其爲吉倅適潛夫宜春之廳與之相先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酣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句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引駕長官分席嘆無蟹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旣而實之報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賦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遙之在揚州蕙草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漏禁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搔着癢處也

浩然齋雅談

葉隆禮士則謫居袁州袁之士友釀酒以招之蜀士張汴朝宗作樂語一聯云掃地禁香有蘇州之雅淡仰天附缶無楊氏之怨傷士則大稱之

同上

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可謂奇語

同上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

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三朝野史。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功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管。傳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野客叢書。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覬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僕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老學菴筆記。

薌林居士文集序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攻媿集。

答杜仲高書云。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况可知。同上。

吳江三高亭祀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子皮爲吳大仇法不當祀復有戲作文彈之者云范蠡越則謀臣吳則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確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逃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爲陶朱詭踪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境之地豈容著不共戴天之仇鴟夷之見黜於吳宜也同上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野客叢書

杜審琦昭德皇太后之兄也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著者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錢熙泉南才雄之上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雁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四六話。

月泉在德清縣慈相寺出石罅間形如半月呂東萊疏云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尙懷全璧久矣寶奩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清寒祓其氣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佳文饒之運。湖州府志

丁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巧五總志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志其文富妙語研北雜志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

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紫薇詩話

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麌擎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職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蓋無此過庭錄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蛩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鶴林玉露

嘗記殿司薦陣亡疏略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裏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乘時之將相隨隱漫錄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檜禳之典青祠未聯云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尙祈神力蓋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山房隨筆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自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猗覺寮雜記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筆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

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差。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
之。法。孰。公。不。恭。俾。千。萬。年。依。其。高。風。困。學。紀。聞。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金帛之奢。雨下墊巾。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仁宗喜此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仁宗聖性節儉。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變俗。而稱此聯耳。四六話。

王叔言。子游守召與伋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四六談麈。

文選注引揚雄連珠。杜篤連珠。宋庠撰連珠一卷。倣陸機之作。玉海

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同上。

武帝賜劉渢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羣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南史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傅玄連珠敍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案。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容齋隨筆

韓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余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

網密地逼勢。吾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容齋三筆

談譜十九

自來慧業文人。筆舌互用。顧以口吻生花。難於毫端浣露者。取辦於俄頃之間。涉趣於無方之域。自非積卷墳胸。靈機脫口。思滯則失。敏才儉則鮮。通口才筆才。熊魚不能兼嗜。世說俗說。洩勃亦所取資。匡鼎解颐。談不廢。諧季主。捧腹諧而善談。至若抵掌華屋之下。絕纓優笑之傍。晤四筵而旁若無人。喙三尺而舌不留語。有是哉。談固游揚之助。而諧亦滑稽之雄乎。魏晉而下。善清談者。尙名理。非叶宮商。務詼諧者。多微言。寧成組織。自選學。盛行詞華。聿振步搖條脫的對。天然戰栗。羽毛敷言。殊雅北海之美。順流而靡。涯東吳之哈。引伸而莫竟。譏辭璣語。蔚映吟壇。熱熟杜園。流傳雋永。是則談何容易。或見巧於因難。諧乃不窮。更應機而翻捷也。雖然。談有虛實之分。諧有雅鄭之異。樵夫騰笑。曾何慕於羣居。虛與實之分也。白圭自箴。聊游情於善謔。雅與鄭之分也。是以富鄭公辨酬累卵。樽俎增輝。唐舉子響答三條。風簷生色。閒徵雅令。蒐經史之英詞。偶寄春聯。得沂零之佳趣。是實而非虛者也。至若楊尤以厥姓。

互嘲時父以其名相戲或裁剪經文而不切本事則無工或杼軸新意而都無成處則不貴此虛而無實者也東陽芭蕉之彈何郎鮑蟹之議固已獨出巧意不蹈古人又東坡試穆父以傀儡之制西山戲梅亭以竹夫人之封竝不假耽思立抽妙緒自成文理頗耐研尋斯皆雅而非鄭者也他若顧免續貂之句犬蹲鳩拂之詞徒增嗤噱無益心思是又鄭而非雅者也學者遺其虛課其實肄其雅放其鄭剖譏射覆踵嘉文於前逐貧送窮振芳塵於後庶幾談非復老生之常而併不爲聖人所禁也哉

敘談譜第十九

羣公對雪尙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雲仙雜記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啓謝曰巨鼇蠚鳳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中展深慙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撫言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治其罪

滕公爲丐免。守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詞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轂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梁溪漫志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蟲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蟲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墨客揮犀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闕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同上。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旣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句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義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天子之堂九尺賦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

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渺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齊東野語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疏雋尙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倣。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謂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寓簡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紝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同上余童子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若納爲婿。其意未決。一日余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醒消盡。項大喜。卽以女妻之。游宦紀聞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麻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陞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

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避暑錄話

治平中御史右抨呂狀元濤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游疊嶂之間。家家失業樂飲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政笑謂言者曰。軍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湘山野錄

用驢磨麵。見六朝宋袁淑俳詩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旣熟實須精。麵負磨回衡迅若轉電。猗覺寮雜記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誠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南唐近事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後山詩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辭辨縱橫。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

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出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也六一詩話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鉶人伐鼓鉶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鉶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鉶鼓各自有人今使鉶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余嘗以其語戲作一聯云士勇而前致鼓鉶之亂擊樂和之至合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拊掌 捏蟲新語

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趙令畤字德麟東坡作秋陽賦云趙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毛之土而詠無言之詩

蓋時字也。坡云：且教別處使不得。同上。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忘。乙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其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稱賞，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在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項至踵，無一節之瑕疵。鶴林玉露

熙甯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同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敍其意，略曰：敝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倩得玉郎伴，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剩利。蓋謂是也。東軒筆錄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同爲青宮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楊氏爲我誠博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

確鶴林玉露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材。同上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嘵。談苑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明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湘山野錄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游。有宋佳話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咨議參軍。幼聰明。卽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

姬人之力 雜肋篇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蕡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蕡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蕡。小人行綴。聞者靡不鬪哂。撫言。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月。子。變。學。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歎伏。雲麓漫鈔。

餘千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脰挺馬。趕不前一部毬。
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上殿。王德親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貴耳集。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諭。文風寢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

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歸潛志

總論二十

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徵長刻意爲文，清言入妙，尙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塋。無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則曰空疏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以爲齊既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夫一畫開先，有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尙質亦尙文。翦綵爲花色，香自別。惟白受采，真宰有存。西漢之初，追蹤三古。而終軍有奇尤，白麟之對兒寬，攬奉觴上壽之辭。胎息微萌，儼形已具。迨乎東漢，更爲整瞻。豈識其爲四六而造端歟？踵事而增自然之勢耳。六朝以來，風格相承，妍華務益。其間刻鏤之精，昔疏而今密，聲韻之功，舊澀而新諧。非不共欣於斧藻之工，而亦微傷於酒醴之薄矣。夫瑰麗之文，以唐初四傑爲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爲尤。五雲太甲，千古莫識其原。七曜中

階。一公僅通其說而落霞孤鶩妙極天然畫棟珠簾非由故實所以多多益辨者乃其乙乙獨抽者也至擺落四六恆蹊一追古文超妙實歐陽倡之而蘇王繼焉跡其高文淳意岡弗牢籠至於讎字助語皆有成處惟其煙墨之淳干洗而無痕芍藥之和一啜而畢散所以不著一字者愈徵博極羣書也然則畫家有南北二宗禪門有頓漸二義各有歸趣微得端倪善夫東坡之論曰入都市而總百貨必有一物以攝之故文以意爲之統宗則是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也山谷之論曰織廻文而成七襄必得錦機以就之故文以機爲之驅駕則是秋御執綏而交衢之舞作也極而論之行文之法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虎頭傳神添毫欲活徐熙沒骨著手成春此用筆之妙也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此用意之長也隸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經九經苞含萬象如仰日星諸子總集百靈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經之說也南朝之盛三史竝有專門隋唐以來諸子束之高閣而笛檜稍廣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筆意是求而惟辭之尙非無纖穠謂之勦說可也若非經史是肄而雜引虞初非不奧博謂之哇響可也錄集諸老先生之

之說而輒附管見如右敍總論第二十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庾信傳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既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周書

世稱王楊盧駱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全唐詩話

世傳孔毅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有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沖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毅夫所作蓋魏泰碧雲駿之流耳

容齋隨筆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故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

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敍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穿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轉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皆范蠡范睢用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滋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維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於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

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羹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人舍人知和州旣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羣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見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共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處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渝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

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謂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話。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容齋三筆。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禮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太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師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

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麻日表曰。神祇祖考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鳴鷺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參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鑿於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積縕紛之貺。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丈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旣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事。指邦人而言也。故云。

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議也嗣漢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旣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衡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詔曰見睍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都之行莊助留侍中故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趨長沙之召旣還陸贊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

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維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孰敢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初。飽聞思漢之忠。溪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詔曰。廟貌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後惟明輔。座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疇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海之興。起復知金州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鵠巴詞曰。隨會在秦。

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漢秩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中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其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想青城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者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

妻姜氏詞曰。筮仕於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娶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闥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崎於人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閩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皋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尙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書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曜永昭。永厚之貽謨。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以往。爲霖憂端。未貴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述韋書記詩句偶爾整齊用之。故併記於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不足爲外人道也。同上。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沒。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容齋四筆。

自屈原詞賦假爲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士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大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取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遺詞枚乘。七發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徇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先生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

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覬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容齋四筆

李商隱儻偶繁縟，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謠怪則李商隱。蓋以此郡齋讀書志商隱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真，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尙也。宣和書譜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樽。王岐公最多，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不語蹈襲。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常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謹見而朕不悟百姓愚而朕不知，乃用宣公語，字文叔通詞也。四六談壁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益工，但傷巧爾。後山詩話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儼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旣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自敍云爾。聞見前錄。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石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後山詩話。

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體。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操。引。謠。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彥周詩話。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同上。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儼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雲麓漫抄。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敍。孫善點綴。野老紀聞。

石林凡看書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同上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斟酌六經參考衆論然則文章自六經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而因時爲變劉夢得與柳子厚論平淮西碑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蓋如左氏敍謀帥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相如美人在於好色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晚晴蓋本小園歐公黃楊實則枯樹其他往往如是未可以一二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續缺破說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西軒客談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則搜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皆生則傷於奧澁熟則無工四六話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

元翰作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復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彬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佚多矣困學紀聞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同上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云善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同上

人書熟讀而精甄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同上

攻媿樓公曰申錫赴宏辭多用奇字已在選中用倦欲字而有司以爲犯廟諱嫌名而

罷之。困學紀聞

徐子儀試垂中以一字疑再試以一事疑。同上

倪正父曰前人援引經語欲合律度截長爲短避重就輕一字之間必加審訂。同上
夏文莊曰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咏言近而旨遠。同上

黃山谷曰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又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同上

廖明略曰四六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同上

西山先生曰傅公景仁以詞學進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也昔雲龜述初察之文有曰幽渺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文亦云同上

汪彥章謂傅自得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同上

後村劉公曰四六家以書爲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

濁二者胥失之。同上。

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同上。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語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閒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世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於是相與裒次排比預蓄。以待用不問切。當否。蠭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避暑錄話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賢釋誨。應間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據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卽

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諸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避暑錄話

天子居丹巖。延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錄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儼六之間者。自然假借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螢雪叢說

晉書載陸遜機造王武子置羊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尊豉所出之地。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則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尊羹但未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尊羹。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末下芋。君思千里蕷。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尊。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尊。言者甚多。如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尊蕷。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尊。蜀慚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尊蕷。萬丈名膾。其見稱如此。同上。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古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澁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句。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閼於識。多混亂。文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歸潛志。

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作四六談麈。王性之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然談麈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服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又云。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爲作謝啓云。刻石刊章。偶逃部黨。案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摹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謝顯道崇寧

元年入黨籍。至四年立姦黨碑時。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僅監竹木務而卒。故子發爲請於朝。復得一子官。其奏牘云。名在黨籍是也。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梁溪漫志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偏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還西京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云。所舉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樂城遺言

學士備顧問司典誥。凡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

辭學指南

葛文康公曰。記問之博。當如陶隱居。恥一事不知。記問之審。又當如謝安。不誤一事。上同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旣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大唐新語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間。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

立萬仞。聚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闔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禮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瑩。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同上

雲龕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未甚古。雖欲敍事。卻傷於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奧溫潤。可玩今刊於黃州。同上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荊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洪景盧文章。同上。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機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退之進學解。乃同於客嘲。近代歐陽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

谷序東坡黃鶴樓賦氣力同於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所自來矣珊瑚鉤詩話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卽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卽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卽與司馬子長并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蓋得文章之全者瑞桂堂暇錄

約房之府君旣卒貧無以葬好事者爲作一疏求賻平淡簡易截斷衆流其起聯云有喪未舉行道之人忍聞見義不爲秉彝之天安在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儼葉聯芳姽麗至有一句累十餘字則失其爲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孰若句平而字雅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如近世徐耕莘辭郡倅請觀禮書末云招非其招士固且爲小相役則往役我未免於鄉人時以敕役不及赴也用事切著對仗無出其右詩詞餘話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捫蟲新語

北海先生文集序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儼之體亦復變屢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用古語以爲奇崛反累正氣况本以文從字順便於宣

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於今行之攻媿集

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雅似一篇好策耳鶴林玉露

姜夔自述書云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齊東野語

東萊先生曰凡作四六須聲律協和若語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瀏亮上句有好語而下句偏枯絕不相類不如兩句俱用常語辭學指南

程門高弟如道遙公楊中立游定夫皆工四六後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豈其然乎四六談坐

選精
四六叢話卷四終

精選四六叢話卷五

作家二十一

文選家

康國安
注駁文選異義三十卷(同上)
許淹
著文選音十卷(同上)

孟利貞
續文選十三卷(同上)

昭明太子蕭統
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著文集二十卷。

文選三十卷(南史)

李善
江都人。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

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著文選六十卷。

文選辨惑十卷(唐書)(唐志)

李邕
字太和。善之子。善始注文選釋事。書成問邕。

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

呂延祚
開元中表上五臣註文選六十卷(唐書)

蕭該
著文選音十卷(唐志)

僧道淹
著文選音義十卷(同上)

公孫羅
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同上)

曹憲
著文選音義卷亡(同上)

卷五 作家

二

宋玉 原弟子。有集一卷與屈并稱於世。(直齋書

錄解題)

宋處士諸葛氏 楚辭音一卷(同上)

孟奧 楚辭音一卷(同上)

淮南王安 作內篇及離騷傳。(漢書)

釋道騫 道騫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皆祖

朱買臣 說春秋言楚詞。(同上)

劉杳 著離騷草木疏二卷(同上)

被公 宣帝時人。能爲楚辭。(同上)

晁公之音(同上)

劉向 集楚辭十七卷。(直齋書錄解題)

無名氏 著離騷釋文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揚雄 作反離騷及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

洪興祖 楚辭考異一卷(同上)

卷名畔牢愁。(漢書)

晁補之 重定楚辭十六卷。續楚辭二十卷。變離騷二

王逸 著楚辭章句行世。(後漢書)

十卷(同上)

梁竦 作悼騷賦。(同上)

周紫芝 楚辭贅說四卷(同上)

應奉 著感騷三十篇。(同上)

朱熹 楚辭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又有楚辭後語六

郭璞 注楚辭十卷。(唐志)

卷(同上)

楊穆 著楚辭九悼一卷。(隋志)

林應辰 著龍岡楚辭說五卷(同上)

黃伯思 校定楚辭十卷。翼騷一卷。洛陽九詠一卷。

(同上)

徐邈 楚辭音一卷(同上)

四

呂成公

離騷章句一卷(郡齋讀書志)

林至

楚辭補音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王勉

楚辭章句二卷。楚詞釋文一卷。離騷約二卷。

(宋藝文志)

吳仁傑

著離騷草木疏四卷(四庫全書目錄)

賦家

宋玉

見楚辭家

賈誼

雒陽人。爲長沙太傅時作鵩鳥賦。(漢書)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人。初爲武騎常侍。後拜文園

令。(同上)

董仲舒

有集一卷。并著玉杯繁露。清明竹林諸書。

直齋書錄解題

王褒

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爲諫議大夫。著有甘泉

洞簫諸賦。(漢書)

枚乘

字叔淮。陰人。武帝有所感。輒使賦。凡百二十

劉向

有劉中壘集五卷(直齋書錄解題)

揚雄

字子雲。成都人。有集六卷。爲宋譚愈所編。

郡齋讀書志

杜篤

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光武時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杜乃上奏論都

賦。(漢書)

班彪

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魄嘉擁衆天水。彪從之。傷時艱作王命論以感囂。不悟。後事竇融爲

策事漢事。作北征賦。稱於世。(後漢書)

班固

字孟堅。顯宗時除蘭台令史。遷爲郎。乃上兩

都賦。(同上)

邊讓

字文禮。陳留浚儀人。能屬文。作章華賦。(同上)

上

馮衍

字敬通。杜陵人。作賦自厲。名曰顯志。(同上)

卷五 作家

四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見王侯以下。莫不踰侈。
乃擬班固南都作二京賦。(同上)

馬融

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著有廣
成及長笛二賦。(同上)

傅毅

字武仲。扶風茂陵人。肅宗召爲蘭台令史。時
著有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同上)

王逸

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
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

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書百

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作
靈光賦。後蔡邕亦作之。未成。及見延壽所爲。

甚奇之。遂輟翰。(後漢書)

王景

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還長安。景以官廟已
立。恐人情疑惑。會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

蔡邕

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同上)
字伯喈。陳留國人。董卓辟爲議郎。遷尚書。及
卓誅。王允收邕死獄中。有集六卷。一爲張溥
百三家集本。一爲陳留新刻本。(後漢書)

禰衡

字正平。平原般人。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爲
黃祖所殺。年二十有六。(後漢書)

曹植

見後三國六朝諸家。

王粲

字仲宣。山陽人。獻帝徙長安。仲宣依劉表爲
丞相掾。魏國旣建。拜侍中。著論議詩賦垂六
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不知何故。(魏志)

(郡齋讀畫志)

劉楨

字公幹。太祖辟爲丞相掾。後以不敬被刑。文
選注引有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他
不傳。(魏志)(孫梅案語)

劉劭

字孔才。廣平鄆鄆人。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

作許都洛都賦。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

賦。皆諷諫焉。有集二卷。(魏志)(隋志)

杜摯

郎中令河東杜摯著文賦。頗傳於世。(魏志)

徐幹

字偉長。爲司空軍謀祭酒。又水經注引有徐

幹齊都賦。(魏志)(孫梅按語)

何晏

字平叔。少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

述凡數十篇。(魏志)

陸機

字士衡。吳郡人。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集

十卷。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

(郡齋讀書志)

陸雲

字士龍。機之弟。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

撰新書十篇行世。有集十卷。(晉書)(直齋

書錄解題)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有集十卷。晉帝輔政。爲

郭璞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著江賦。辭甚偉。又作南

嵇康

從事中郎。後求爲步兵校尉。(郡齋讀書志)字叔夜。譙國铚人。有奇才。曾拜中散大夫。有

中散集十卷。爲明黃省曾所編。(四庫全書)

潘岳
目錄

字安仁。筭陽中牟人。以才穎稱。早辟爲司空

太尉。後孫秀誣殺之。(晉書)

字彥威。襄陽人。爲筭陽太守。(同上)

張華

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官至司空。有集三卷。詩

一百二十哀詞四十文二十賦三

向秀

字子期。應本郡計入洛。後爲黃門侍郎。

殷仲文

陳郡人。爲驃騎參軍。出爲東陽太守。(晉書)

嵇含

字君道。舉秀才除郎中。時宏農王粹以貴公

子尚主。圖莊周於室。使含爲讚。援筆爲弔文。

文不加點。粹有愧色。(同上)

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郎。有集十卷。(一)

晉書)(隋志)

傅玄
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三十舉秀才。遷司隸校

尉。隋志引朝會賦集十五卷。梁三十卷。(晉

書)(孫梅案語)

庾闡
字仲初。潁川鄖陵人。能屬文。拜給事中。虞潭

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晉書)

曹毗
字輔佐。譙國人。善詞賦。徵拜太學博士。累遷

至光祿勳。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晉書)

潘尼
字正叔。有清才。位至太常博士。(同上)

成公綏
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時有孝鳥集其廬舍。綏

作賦美之。張華雅重綏。每見輒歎服。著詩賦

雜筆十餘卷。行於世。(同上)

左思
字太冲。齊國臨淄人。閒居作齊都賦。一年乃

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

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構思十年。賦始成。隋志。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晉書)(孫梅案語)

王贊
字道彥。潁川長社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賈充請爲從事中郎。遷庶子。所著詩賦

論四十五首。(晉書)

木華
字元虛。爲楊駿府主簿。爲海賦甚雋麗。足繼

前良。(七志)(傅良文章志)

字世將。導之從弟。爲濮陽太守。元帝即位。作

中興賦。隋志載廣集凡十卷。(晉書)(孫梅按語)

顧愷之
字長樂。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嘗爲筆賦。

所著文集及啓臘記行於世。(晉書)

孫綽
字興公。居會稽。遊放山水。遂賦遂初。又作天

台山賦。詞甚工。(同上)

袁宏 字彥伯。文章絕美。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

後爲東征賦。北征賦。均稱於世。(同上)

陶潛 潛明潯陽人。集有數本。七卷者爲梁蕭統所編。十卷者爲北齊楊休之編。(直齋書錄解題)

傅亮 季友。北地靈州人。宋國初建。徒中書令。後

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又進爵始興郡公。(宋書)

范蔚宗 順陽人。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太子

詹事所著后妃傳論。獨行傳論諸篇。奮其文筆。將與班蔡共翔。而敷茲藻采。亦與潘陸方駕焉。(宋書)(孫梅按語)

謝靈運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

爲臨川內史。因事棄市。(宋書)

謝惠連 有集五卷。十歲能屬文。爲雪賦以高麗見奇。

族兄靈運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郡齋讀書志)

顏延之

字延年。瑯琊人。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曾爲光祿大夫。(宋書)

鮑照

字明遠。東海人。臨海王子頃鎮荊州。照爲參軍。有集十卷。(宋書隋志)

鮑令暉

鮑照妹。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於世。(小名錄)

謝莊

字希逸。南平王獻赤鸚鵡。詔羣臣爲賦。袁淑文冠當時。賦成示莊。莊亦竟歎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遂隱其賦。後莊又爲舞馬賦。甚

佳。(齊書)

謝朓

字元暉。陳郡人。文章清麗。至尚書吏部郎。下獄死。有宣城集五卷。(齊書)(直齋書錄解題)

卷五 作家

八

蕭統

於時有文集十卷行世。(北史)

有集六卷。爲明葉紹泰所刊。較張溥百三家集本。多七召等十三篇。而少與明山賓合等三篇。(四庫全書目錄)

江淹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初封臨沮縣開國伯。後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所著述百餘篇。

徐陵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位雖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見志。有開府集箋註十卷。爲清吳兆宜所注。(北史) (四庫全書目錄)

任昉
自撰爲前後集。(南史)

徐陵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位雖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見志。有開府集箋註十卷。爲清吳兆宜所注。(北史) (四庫全書目錄)

陸倕
見三國六朝諸家。

盧思道

見三國六朝諸家。

任昉

謝偃

見唐作家。

陸倕

崔仁師

太宗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唐書)

袁翻

李淳風

有太一樞會賦一卷。爲玄宗所注。(唐志)

陽固

張九齡

見唐作家。

顏之推

宋璟

見唐作家。梅花賦獨不傳。(孫梅按語)

字介卿。瑤瑩。臨沂人。有稽聖賦三卷。爲其孫師

李白

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有太白集三十卷。

古所注。(直齋書錄解題)

爲宋楊齊賢所注。元蕭士贊刪補。(四庫全書目錄)

顏之儀

字升幼。獻梁元帝以荊州頌辭致雅贍。頌

顏之儀

杜甫

字子美。本襄陽人。天寶間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召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祿山陷京。甫還河西。謁肅宗。拜右拾遺。出爲華州司功參軍。

嚴武奏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有集二十卷。唐志集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中外別錄雜著爲二卷。合爲二十卷。(唐書)

(直齋書錄解題)

李華

見唐作家

王維

同上。

柳宗元

同上。

盧肇

字子威。有海潮賦一卷。(唐志)

王起

字舉之。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有集百二十卷。(唐書)(唐志)

王棨
字輔之。福唐人。進士及第。試倒載于戈賦。天驥呈材。又有江南春賦。及馬惜錦韁泥賦。尤

見宋作家。

黃滔
字文江。光化四門博士。集十五卷。(唐志)

黃滔

楊億
年十二。讀書秘閣。擬文選。南京賦。作東西京賦以進。太宗嘉之。又有歷代紀元賦一卷。次漢至五代正統年號爲賦一首。又別爲宋頌

四章。(宋史)(郡齋讀書志)

梁周翰

字元廢。鄭州管城人。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

誦之。(宋史)

吳淑

字正儀。潤州丹陽人。韓熙載潘佑甚器重之。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註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宋史)

程琳

字天球。有子奇賦傳世。(宋史)

范仲淹

見宋作家。有明堂賦甚著。

晏殊

美(黃璞王郎中傳)

卷五 作家

十

周邦彥 字美成錢塘人。元豐初遊京師獻汴都賦萬

餘言神宗異之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

命爲正。(宋史)

王十朋 字鮑齡溫州樂清人。有會稽之賦三卷。一曰

會稽風俗賦。一曰民事堂賦。一曰蓬萊閣賦。

(四庫全書目錄)

祝堯 有古賦辨體八卷。外集二卷。(同上)

周南瑞 有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同上)

楊維楨 有麗則道音四卷。爲門人陳存禮編。凡賦三

十二篇。末附荆山璞賦五篇。(同上)

三國六朝諸家

魏文帝 謚丕字子桓。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

者。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

千餘篇。號曰皇覽。(魏志)

陳思王曹植 字子建。銅雀臺成。太祖使爲賦。援筆立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所著漢中王表正議等

篇。頗稱於世。(孫梅案語)

曹問

字元首。少帝族祖。爲宏農太守。(魏晉春秋)

楊修 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颍。長於書

記。又善爲詩賦。爲丞相主簿。(典略)

字德祖。太尉彪子。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

相請署倉曹屬主簿。與植友善。後坐植死。(

同上)

應璩 字休璉。歷官散騎常侍。嘗爲詩諷曹爽。(文

章敘錄)

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

後爲五官將。著文賦數十篇。(魏志)

吳質 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後爲朝歌長。

成年四十一薨。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

篇。(魏志)

遷元城令。(魏略)

陳琳

字孔琰。爲魏丞相軍謀掾。有集十卷傳於世。
(直齋書錄解題)

阮瑀

字元瑜。少受學蔡邕。後爲司空軍謀祭酒。筦
記室十七年卒。(魏志)

陸景

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拜偏
將軍中夏督。潔身好學。著書數十篇。(同上)

陸機

見賦家。

陸雲

字敬文。沛郡竹邑人。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

醉綜

字景陽。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
七命。世以爲工。時人稱載協亢爲三張。亢述

志)

袁宏

見賦家。

向秀

同上。

張華

同上。

潘岳

嵇康

同上。

索靖

字幼安。敦煌人。該博經史。兼通內緯。與衛瓘
俱以草書知名。太安末拜遊擊將軍。與賊戰
死。(晉書)

張載

字孟陽。安平人。博學有文章。起家著作郎。出
補肥鄉令。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
郎。見世方亂。遂告歸。(晉書)

皇甫謐

字景陽。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
七命。世以爲工。時人稱載協亢爲三張。亢述
厭贊一篇。見律厭志。(同上)

皇甫謐

字士安。定朝那人。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
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

晏春秋。並重於世。(同上)

趙至

字景真。代郡人。遇嵇康隨之還山陽。改名復。

字允元。遼西舉計計吏太康中以良吏赴洛

陽知母亡不能榮養嘔血而死(同上)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嘗爲建威參軍。著酒德頌一篇。頗稱於世。(同上)

劉琨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有劉司空集十卷傳世。

(直齋書錄解題)

字子諒。劉琨爲司空時。謐爲主簿。後投末波。遇害而死(同上)

石崇

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遠商致富。後爲孫秀所害。(同上)

干寶

字令升。新蔡人。勤學博覽。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爲搜神記。劉惔稱爲鬼董狐。又爲春秋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同上)

庾亮

字元規。誅王敦有功。封永昌縣公。死後謚文

周顥

字彥倫。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山陰令轉國

桓溫

字元子。豪爽偉岸。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騎馬都尉。累遷大司馬。年六十二卒。(同上)

劉穆之

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善尺牘。嘗於宋武帝座前與朱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南史)

虞通之

餘姚人。善言易。至步兵校尉。(同上)

檀珪

字伯玉。道濟之孫。任元南令。元徽中安成郡丞。(同上)

周朗

字義和。汝南安成人。爲江夏王義恭參軍。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戲與朗書。勸令獻奇策。朗報書援引大義。辭意倜儻。後因忤旨被殺。(同上)

子博士兼著作。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頤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同上)

袁昂字千里。大通中位至司空。有集二十卷。(同上)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八歲製月儀辭甚美。小名阿堆。後爲梁武帝記室參軍。專主文翰。尋轉秘書監。出爲新安太守。(同上)

陸倕字佐公。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略無遺漏。與任昉爲友。爲感知己。賦以贈昉。

武帝勅撰新漏刻銘。文甚美。(同上)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有齊徵士劉虬集二十四卷。今亡。

(南史)(隋志)

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至吳。見充獵右臂鷹。左

蕭子良字雲英。著内外文筆數十卷。(同上)

梁武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王侯朝臣奉表質疑。帝皆爲解釋。自在田

及登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

字凡百二十卷。(同上)

簡文帝諱綱。字世續。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幼聰容。六歲能屬文。辭藻豔發。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文集一百卷。行於世。(南史)

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文集五十卷。(同上)

卷五 作家

十四

同上)

蕭綸

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善屬文。尤工尺牘。錢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座上賦詩十二

韻。武帝賞之。遂拜郢州刺史。(同上)

王僧孺

東海剡人。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天監初。爲南海太守。徵還。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有文集三十卷。

(同上)

王曇首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與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同上)

王儉 字仲寶。幼篤學。賓客多稱之後。選尚陽羨公主。封南昌縣公。謚文憲。(同上)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有集十卷。(郡齋讀書志)

王融 字元長。永明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

蕭大圜

簡文帝第二十子。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同上)

張續

字伯緒。兄緝有書萬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有文集二十卷。(同上)

范雲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有文集三十卷。(同上)

虞羲

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爲侍中。兼記室參軍。(本集敍)

何胤

字子秀。折節好學。居若邪雲門山寺。與兄默。一號大山。一號小山。俱隱遁以終。(同上)

王卯

字簡棲。有學業。爲輔國錄事參軍。著頭陀寺碑。與木元虛海賦相匹。(姓字英賢錄)(梅案語)

字元禮。一字德柔。年十六。爲芍藥辭甚美。所著文章。以一官爲二集。凡百卷。(南史)

徐勉 字修仁。年六歲爲文新霽。卽見稱耆宿。著有

吳均

字叔庠。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謂

前後集五十卷。(同上)

陶弘景 字通明。初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

劉勰

字彥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

神武門上表辭祿。許之。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卒後謚貞白先生。(同上)

鍾嶸 字仲偉。爲甯湖記室。時何胤築室著邪山。山

伏挺

字士操。博學有才思。樂安任昉常曰。此子日

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嶸作瑞室。頗辭甚典麗。有詩品三卷傳世。(南史) (郡齋讀

書志) (同上)

顏之推 見賦家。有顏氏家訓七卷。頗長於議論。(梅

周弘讓

字士操。博學有才思。樂安任昉常曰。此子日下無雙。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文集二十卷。

案語) (卿光祿大夫)(同上)

何遜 字仲言。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王僧孺集

劉孝綽

本名冉。七歲。舅王融賞之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天監初。起家

其文爲八卷。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時。謂之何劉。(南史)

著作佐郎。後爲秘書監。其文每作一篇。朝成

十五

卷五 作家

十六

暮偏好事者多傳寫。其三妹適徐惟。並有才學。惟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也。孝綽有集。

十四卷。(南史)(隋志)

劉潛

字孝儀。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中郎。勅令製雍州

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宕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南史)

顧野王

字希馮。吳郡吳人。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十
二歲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宣城王
爲揚州刺史。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
稱二絕。有文集二十卷。(同上)

江總

字總持。篤學有文辭。仕隋爲上開府。有文集
三十卷。(同上)

庾肩吾

字慎之。爲晉安王常侍。被命與劉孝威等十
人。鈔撰衆籍。號高齋學士。(同上)

溫子昇

字鵬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

朱煥

王琳故吏。晉王好文。招引才學之士。以充學士場。與焉。(隋書)

沈不害

字孝和。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文集十四卷。

(同上)

李叔

小名邢。十數歲爲明堂賦。才至可觀。周保定初。爲納言。詔冊文筆皆叔所作。(北史)

尹義尙

與李那均附見。孝穆集辭旨抑揚。才情辨博。
(梅按語)

楊衒之

後魏人。有洛陽伽藍記五卷。(四庫全書目錄)

邢邵

字子才。小字吉元。義與袁翻共席。義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與濟陰溫子昇齊名。世論謂之溫邢。有集三十卷。(北史)

書。作侯山祠堂碑文。深由是稍知之。齊文襄

分爲大將軍諮議。後疑之。使作神武碑。成。俄
諸皆陽獄中。食弊襦死。宋遊道集其文章。爲

三十五卷。(同上)

酈道元

字善長。歷覽奇書。撰水經注四十卷。本志十
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行於世。(同上)

徐陵

字孝穆。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
陵所製。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

有集三十卷。(南史)(隋志)

庾信

見賦家。

沈炯

字初明。王僧辯之羽檄軍書。多出於炯。簡文
遇害。上表勸進。當時莫有逮者。後經漢武通
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遂東歸以疾
卒於吳中。有集廿卷。(南史)

字子行。與兄昌期作亂。罪當斬。字文神舉令

盧思道

薛道衡

字元卿。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
僑贊。頗有詞致。其後才名益著。每構文。隱坐
空齋。踢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
此。集七十卷。(同上)

許善心

字務本。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稱
爲神童。又爲薛道衡及七林頗稱於世。(同
上)

唐四六諸家

魏徵

字元成。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唐書)
溫大雅

字彥宏。與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
曰。三人者。卿相才也。秦王表鎮洛陽。王卽位。

作露布。援筆立成。宥之。除掌教上士。隋文帝

時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作孤鴻
賦。以寄其情。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有集二

十卷。(北史)

卷五 作家

十八

封黎國公(同上)

王績 字無功。有東皋子五卷。(四庫全書目錄)

王勃 字子安。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卽作指瑕以摘其失。有集十六卷。(唐書) (四庫全

書目錄)

楊炯 華陰人。中宗時贈著作郎。有盈川集十卷。附

錄一卷。爲明萬歷中龍游童佩所輯。(唐書)

(四庫全書目錄)

盧照鄰 字昇之。有幽憂子集十卷。昇之去官。隱於山

下。手足繻屨。疾久。訣親戚。自沈穎水。后封嵩

山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郡

齋讀書志)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除臨海丞。後徐敬業亂。

署駱賓王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敬業敗。賓

王亡命。不知所之。有駱丞集四卷。爲明顏文

李嶠

字巨山。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仕前

與王勃楊炯接踵。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唐

書)

崔融

字安成。爲文華婉。譏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唐書)

岑文本

字景仁。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無所訛。衆屬目。命爲蓮

花賦。文成。合台嗟賞。遂得直。(同上)

袁朗

雍州長安人。在陳爲秘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唐書)

謝偃

貞觀初。爲宏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爲塵影二賦。帝美其文。召偃作賦。先爲寓言

所撰註。(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天下文安功德茂盛意授僂使賦僂作述聖

一篇帝悅賜帛數十時李百藥工詩而僂善

賦時稱李詩謝賦(同上)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封燕國公有張燕公集二

十五卷(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陳子昂字伯玉舉進士後擢爲右拾遺有陳拾遺集

十卷子昂始變文格自駢偶諸篇外散體皆

疏樸韓柳皆稱之雖獻媚武后並有大周受

命頌及進表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大崇福

觀記諸篇然以詞章之美流傳不廢(同上)

蘇頌字廷碩襲封許國公有許公集二十卷韓休

爲之敍(郡齋讀書志)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有

考功集十卷徐堅嘗論之間之文爲良金美

玉無施不可(同上)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有曲江集二十卷(同上)

宋璟邢州南和人封廣平郡公尚書右丞相卒贈

太尉(唐書)

李邕江都人爲汲郡北海太守長於碑頌杜甫憫

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有北海集六

卷附錄一卷(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劉知幾與兄知柔俱有文名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

譏評今古(唐書)

王維字摩詰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宥其罪。

謫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有集十

卷(唐詩)(郡齋讀書志)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有詩數首皆在圍城所作。

員外字巡鄧州南陽人有詩數首皆在圍城所作。

卷五 作家

二十

慷慨感激。如見其心。四六一二首。意奧筆健。

驕遺神奇。(梅按語)

常袞

京兆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唐書)

李白
見賦家

蕭穎士
字茂挺。爲集吳校理。李林甫怒其不下已。調

廣陵參軍。作伐櫻桃樹賦以譏之。有茂挺文

集一卷。又傳蕭功曹有集十卷。門人柳并爲

序。(唐書)(四庫全書目錄)(直齋書錄

解題)

李華
字遐叔。作含元殿賦。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

之上。靈光之下。又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

已成。雜置梵書之底。後與穎士讀之。稱工。有

遐叔文集四卷。(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陸贊
字敬輿。嘉興人。有翰苑集二十二卷。或稱陸

宣公奏議。乃沿讀書志之誤。(四庫全書目

錄)

楊炎

字公南。文藻雄蔚。爲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同上)

柳宗元

字子厚。貞元間爲監察御史。後貶永州司馬。

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

數十篇。讀者咸悲惻。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

不足多也。有柳州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新編外集一卷。(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劉禹錫

字夢得。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王叔文頗

憑藉其勢。叔文敗。貶朗州司馬。鬱鬱不自聊。

作問大鈞誦九年等賦數篇。久之召還。遷太子賓客。有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書)

(郡齋讀書志)

權德興

字載。爲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

卓異者皆所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

流自然可慕。有權文公集十卷。德輿制集文

集各五十卷。(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獨孤及字至之。性孝。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議論。有毘

陵集二十卷。爲門人梁肅所編。(同上)

梁肅
梁補闕集二十卷。爲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

定梁敬之撰。崔徽爲之序。(直齋書錄解題)

賈至字幼鄰。元宗時爲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

至譲冊曰。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冊又

爾爲之。兩朝盛典。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有

集十卷。(唐書)(直齋書錄解題)

字拱之。徐州張建封表掌書記。歷工部刑部

二侍郎。修格後勅二十篇。行於時。死時命薄

馮宿

顧況

蘇州人。嘲諷能文。人多狎之。文集二十卷。(唐書)

同上

穆員

字與直。兄弟四人。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醇。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有穆公集十卷。許孟容爲序。(唐書)

同上

于邵

字相門。天寶末第進士。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同上)

呂溫

字化光。漢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崇。與劉禹錫皆柳州死友。有集十卷。(唐書)(郡齋讀書志)

令狐楚

字慤士。知制誥。時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

成人皆傳諷。卒十年七十二。謚曰文。(唐書)

李德裕
字文饒。有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

卷五 作家

二十二

集四卷。一品集皆武宗時制誥。別集皆賦詩雜文。外集皆遷謫以後閒居論史之文。卽窮愁志也。（四庫全書目錄）

白居易

字樂天。居易被遇憲宗事無不言。多見聽。可爲當路所忌。乃放意詩文。頗以規諷得失。多至數十篇。當時爭相傳寫。後竟篇易一金。有

長慶集七十卷（唐書）（四庫全書目錄）

元稹

字微之。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有元氏長慶集七十一卷。補遺六卷。（同上）

杜牧

字牧之。第進士。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初牧夢不祥。事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焚之。有樊

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同上）

李商隱

字義山。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

溫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工詞章。與商隱齊名。號溫李。薄於行。授方山尉。廢卒。（唐書）

符載

字厚之。有集十四卷。段文昌爲墓志。附於後。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郡王湘送符處士歸覲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

王楊云。（郡齋讀書志）

薛逢

四六集一卷。唐秘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直齋書錄解題）

王棨

有麟角集一卷。皆其場屋程試之文。曰麟角

者取顏氏家訓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之語。以登科比登山也。(四庫全書目錄)

徐寅字詩賦二卷爲後人所蒐輯其賦刻意

鍛鍊時有秀句(同上)

台文榮陽人有集五卷(郡齋讀書志)

字端己杜陵人有浣花集行世(全唐詩話)

錢珝字瑞文善文辭宰相王搏薦知制誥搏得罪

珝貶撫州司馬(唐書)

韓偓字致光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兵部侍郎進承

忤旨朱全忠貶濮州司馬依王審知而卒

(同上)

羅隱字昭諫十上不中第從事湖南不得意乃歸

著昭諫集八卷原本散佚僅存甲乙集四卷

乃康熙中張瓊所輯(四庫全書目錄)

字垂象虞部郎中著有顧氏編遺十卷荅川

顧雲

南唐時人有四六集一卷(直齋書錄解題)

謝廷浩

閩人頗以詞賦著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

錦繡堆(摭言)

宋四六諸家

徐鉉

字鼎臣仕南唐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有騎省集三十卷其婿吳淑編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後

十卷入宋後作也(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王禹偁字元之有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七卷禹偁嘗

以易自筮得乾之小畜故以名集(同上)

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十一太宗聞其名送闕

下對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天禧四年爲翰

總載十卷纂新文苑十卷啓事一卷賦二卷集遺具錄十卷雲蓋咸通十五年進士(藝文志)

卷五 作家

二十四

林學士有武夷新集二十卷。(同上)

劉筠

字子儀。有劉中山刀筆集三卷。灑川集四卷。爲人不苟合。學問宏博。文章以理爲宗。辭尚緻密。尤工篇咏。景德以來。與楊億齊名。號爲

楊劉。(郡齋讀書志)

張詠

字復之。有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以不合時宜。故號乖崖。其文疏通平易。不爲虛絕之語。其詩亦列名西崑集中。(宋史)(四庫全

書目錄)

夏竦

字子喬。謚文莊。右集三十六卷。文章詞藻贍逸。爲燕許遺軌。集中所載多廟堂典冊之文。

(同上)

錢惟演

字希聖。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有擁旄

題)

晏殊

字同叔。謚元獻。有晏元獻遺文集一卷。殊文集本二百四十卷。自刪爲臨川集三十卷。二府二十五卷。今皆不傳。此本爲清胡亦堂所輯。(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宋庠

字公序。謚元憲。有集四十卷。從永樂大典錄出。庠兄弟以落花詩得名。然其詩乃晚唐體。其文多館閣之作。沈博艷麗。與尹洙。歐陽修。分道揚鑣。譬枚馬賈董。體製各殊。而均爲一代之作者。(同上)

宋祁

字子京。謚景文。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橐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同上)

歐陽修

字永叔。宋興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鏤刻駢偶。淟涊不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修

得韓愈遺藁於廢簏中。讀而慕焉。苦志探蹟。

必并轡而追之。死後謚文忠。有集百五十三

卷附錄五卷。周必大編修之詩文。惟居士集

五十卷爲修所自定。餘皆他人所掇拾。蘇軾

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贊。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宋

史)(四庫全書目錄)

胡宿
字武平。謚文慕。有集五十卷。補遺一卷。原本

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於時文格一變。其

駢體。典重高華。方軌燕許。(同上)

范仲淹
字希文。謚文正。有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補編

五卷。本名丹陽集。卽蘇軾所敘別集。爲綦煥所輯。補編則其裔孫能濟所輯。(同上)

字君實。死後贈太師溫國公。有傳家集八十

卷。(同上)

呂晦

字獻可。嘗論女石好執偏見。置諸宰輔天下

卷五作家

二十五

元絳

字厚之。謚章簡。有玉堂集廿卷(宋史)。(直齋書錄解題)

王安石

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有集百卷(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王珪

字禹玉。成都華陽人。有集六十卷。附錄十卷。

其文多臺閣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丹然論其詞華則固。二宋之亞。(同上)

劉敞

字原父。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

經地志。皆究知大畧。有公是集五十四卷。從永樂大典錄出。(同上)

劉攽

字貢父。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

人所稱。與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疏雋不修威儀。喜諾諱。有彭城集四十卷。

與兄敞齊名。(同上)

卷五作家

二十六

必受其禍。一時推其鲠直。有章奏二十卷。

宋文（直齋讀書志）

蘇洵字明允。與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

有嘉祐集六十卷。（四庫全書目錄）

蘇軾字子瞻。洵子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

定質。但當行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論之。其體渾涵光芒。

雄視百代。有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宋史）

（四庫全集目錄）

蘇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科登進士。爲文汪洋澹泊。

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有欒城集五十卷。

後集二十卷。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皆

轍所手定。不似東坡集。編自衆手。（同上）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有元豐類藁五十卷。唐宋八

秦觀

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有淮海集三十卷。

讀書志）

家惟鞏集最殘缺。多舛謬。師事歐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爲文慄然奔放。雄渾瓊偉。其自負。要似劉向。貌視韓愈。以下議者。謂得歐公真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宋史）（郡齋

曾肇

讀書志）

字子開。布鞏之季弟。有曲阜集四集。乃其裔

孫儼所蒐輯。（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呂公著

字晦叔。夷簡子。哲宗朝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諡正獻。（宋史）

黃庭堅

字魯直。有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與秦少遊。晁張文潛。皆蘇氏弟子。世號四學士。而魯直之詩尤奇。又謂之蘇黃云。（郡齋

(同上)

集五十卷(宋史)

張耒 字文潛淮陰人有宛邱集七十六卷(四庫

全書目錄)

陳師道 字無已一字履常號後山居士有後山集二十卷少以文謁曾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郡齋讀書志)

李昭玘 字成季元豐二年進士後入黨籍有樂靜集

三十卷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宋史)

(直齋書錄解題)

晁補之 字无咎作七述錢杭州山川人物之盛麗時

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歎曰吾可以閣筆矣有雞肋集七十卷(郡齋讀書

志)(直齋書錄解題)

晁詠之 字之道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

獻軾軾曰奇才也後舉進士又舉宏詞有文

李之儀 字端叔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有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其文神鋒俊逸具蘇軾之一體嘗題其詩後有每逢佳作輒參禪句註家謂諷其艱澀今觀其詩實無郊島鈞棘之態(宋史)(四庫全書

目錄)

鄧潤甫 字溫伯哲宗立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

二紹聖初拜尚書左丞(宋史)

林希 字子中哲宗親政章惇使希典書命逞毒於

元祐諸臣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輸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徽宗立

奪職知揚州徙舒州(同上)

呂惠卿 字吉甫有集二十卷又有莊子解爲文長於

表奏(郡齋讀書志)

韓忠彥
字師朴。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封儀

國公。(宋史)

張舜民
字芸叟。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

有畫墁集八卷。從永樂大典錄出宋政和間
鬻者。墳巷雖爲蔡京所禁。南渡後。仍雕板印

行。(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李清臣
字邦直。七歲能爲文。客與其兄談佛寺火。清
臣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
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奇之。韓琦聞其名。
以兄之子妻之。後舉進士。出知大名府。有淇

水集八十卷。(宋史)(直齋書錄解題)
鄒浩
字志完。謚忠。有奏議十卷。龜山先生爲之序。

(郡齋讀書志)

唐庚
字子西。有子西集二十四卷。原本二十二卷。

孫覲

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以奉祠提舉鴻慶。

王安中

字履道。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有初
寮集三十六卷。(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汪藻

字彥章。與胡仲同時。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
胡仲。汪藻。文章淹雅。爲南渡後詞臣之冠。其
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感動人心。幾
於陸贊。興元之詔。雜文亦雅健。有體。有浮溪

李邴

字漢老。有草堂集百卷。又有雲龜草堂後集
二十六卷。朱文公爲之序。(宋史)(直齋書
錄解題)

特也(同上)

汪亮采重刊。以三國雜事二卷附入。故二十
四卷庚與蘇軾同里。頗不滿於蘇。然其詩文。
實毅然有以自立。不肯步趨鄉先賢。亦有所
恃也。

宮故以名集。一生不知世有廉恥。其碑誌誤。

頌宦寺排抑忠良。殆亦不知世有是非其詞。

采則汪藻。葵崇禮以外罕與抗行。故自宋以來無不菲薄其人。然不廢其集。（四庫全書

目錄）

李綱

字伯紀。積官至監察御史。有梁谿集。百八十卷。附錄六卷。以喜談佛理。諸儒不齒。然顏真卿。孤忠勁節。日月爭光。終不以書西京。多寶塔碑。作撫州麻姑壇記。遂減其文章之價也。

（同上）

岳飛

字鵬舉。謚武穆。有集十卷。賀和議成一表。世頗傳誦。（直齋書錄解題）

葵崇禮

字叔厚。高密人。徙淮之北海。十歲能作邑人墓誌。登上舍第。尋拜中書舍人。有北海集。四

十六卷。附錄三卷。從永樂大典錄出。文多制。

誥表啓亦惟是體。最工附錄中則告勅傳誌之屬。（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洪皓

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登進士第。後遷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有鄱陽集十卷。（宋史）（直齋書錄解題）

洪适

字景伯。皓長子。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有盤洲集八十卷。世罕傳本。此本爲毛晉汲古閣影鈔宋槧。猶完帙也。（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洪遵

史）（四庫全書目錄）

字景嚴。有小隱集七十卷。（直齋書錄解題）

洪邁

字景廬。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宋史）

汪應辰

字聖錫。玉山人。謚文定。有集二十四卷。世無

卷五 作家

三十

傳本。明程敏政於文淵閣得舊本。摘抄八卷。

楊萬里

字廷秀。有誠齋集百三十二卷。其自撰江湖

刊行。餘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多非程本。所有。(四庫全書目錄)

葉夢得
字少蘿。吳縣人。紹聖間登進士第。後拜崇信

軍節度使。有石林總集百卷。年譜二卷。(宋

史)(直齋書錄解題)

任益言
字元受。仕至太常主簿。有小醜集十二卷。續

集三卷。(同上)

范成大
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人。紹興進士。孝宗

時拜參知政事。有石湖集百三十六卷。石湖在姑蘇。太湖。湏去城十餘里。而湖爲堂。號鏡天閣。今已湮沒。(同上)

陸游

字務觀。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自號放翁。卒年八十五。曾封渭南縣伯。故名其集曰渭南。集凡三十卷。其詩爲中興之冠。文亦佳。(宋

史)(直齋書錄題解)

樓鑰
字大防。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攻媿集百二十卷。(直齋書錄解題)

危稹
字逢吉。淳熙間進士。嘉定九年。充博士。遷著作郎。出知漳州。著有巽齋集。(宋史)

李劉
有四六標準四十卷。爲其門人羅逢生編。明

孫雲翼箋註。劉無事迹可稱。惟以四六爲專史。(四庫全書目錄)

周必大
字子充。孝宗時封益國公。謚文忠。有集二百

卷。爲其子綸編。卽宋史所稱平園集也。(宋

史)(四庫全書目錄)

門。其文以流麗穩貼爲宗。無復唐以來渾厚。

之氣。(四庫全書目錄)

魏了翁
字華父。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

風。著有鶴山集百〇九卷。了翁研思經術。其文根抵醇正。而紓餘宕折。出以自然。無江湖遊士叫囂狂躁之氣。亦無講學諸儒空疏迂腐之習。在南宋中葉可謂不轉移於流俗矣。

(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真德秀

字景元。有西山集五十六卷。南宋駢體。西山爲一家。華而有骨質。而彌工不染。詞科之習。野處誠齋。而下皆不及也。(直齋書錄解題) (梅按語)

(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王邁

有臞軒集十六卷。邁以抗直著。其奏疏多危言。正論詩文。亦皆俊偉光明。(四庫全書目錄)

(四庫全書目錄)

方岳

有秋崖集四十卷。岳天才駿邁。洪焱祖稱其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可謂兼盡其短長。(同上)

劉克莊

有後村集六十卷。克莊媚附賈似道。文品詩品。遂并頽唐。然時出清新。亦未可盡廢。文體雅潔。較詩爲勝。題跋諸作。乃獨擅勝場。(同上)

文天祥

字宋瑞。二十舉進士。拜右丞相。加少保。信國公。有文山集二十一卷。指南前錄一卷。後錄二卷。年錄一卷。農田餘話。稱其不獨忠義冠一時。亦斯文閒氣之發見也。(宋史)(四庫全書目錄)

衛博

有定菴類稿四卷。其中表劄箋啓序記書疏。代人作者十之九。蓋當時亦以四六擅場。故假手者衆。其文工穩。流麗。頗有汪藻孫覲之。

遺音(四庫全書目錄)

廖行之

有省齋集十卷。其文多傷質樸。然理勝其詞。
惟四六頗流麗。今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同上)

周南

字南仲。文詞雅麗精切。有山房集九卷。大致以四六爲最工。其秦檜降爵易謚。勅林下偶談。困學紀聞。各引爲佳話。(同上)

李廷忠

有橘山四六二十卷。明孫雲翼箋註。北宋四大都溫雅。南宋漸變爲纖巧。廷忠當風氣升。降之際。故格意不免稍卑。又嗜博矜新。亦或傷繁冗。然組織工穩。其佳處亦不可沒。(同上)

無名氏

有壺山四六一卷。南宋中葉號壺山者。凡四人。疑即方大琮作。而大琮集中又不載。(同上)

王子俊

有格齋四六一卷。子俊有三松類藁。此即其一。楊萬里稱其四六追步歐蘇。不論汪孫推挹。稍過然。即此一卷典雅流麗。與汪孫亦足分道揚鑣。(同上)

王應麟

字伯厚。有四明文獻集四卷。又深寧集一百卷。卽文獻集之一種。故一人之作而題以總集之名也。所錄文百七十餘篇。而制誥居十七。雖不盡所長。尙足見其崖略。(同上)

元四六諸家

閻復

字子靖。有靖軒集五十卷。傳於世。(元史)

姚燧

字端甫。有牧庵文集三十六卷。燧學出許衡。而文章過衡遠甚。雄深雅健。綽有古風。碑誌尤足補史闕。有元一代。自虞集之外。罕能相敵。(四庫全書目錄)

王輝

字仲謀。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

名著有秋澗集。其詩文源出元好問。故意度。

波瀾具有軌範。頗足以嗣響。其師奏議尤疏。

暢詳明瞭如指掌。(元史)(四庫全書目錄)

袁桷

字伯生。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桷早從戴表。

元王應麟。舒宋祥諸遺老遊文律詩法具有。

授受又博覽大籍練習舊章。故冊話之文典。

禮之議爲一時弁冕詩亦高華俊逸能自成。

家與鄧文原等崛起大德延祐之間稱藝林。

領袖蓋不虛焉。(同上)

虞集

字伯生。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金元之間以。

元好問爲文章者。宿迨元季則以集爲大宗。

其陶鑄羣材亦不減廬陵之在北宋又有道

園遺藁十六卷。爲其從孫堪編。蓋以補學古

錄之遺。較世所傳道園類藁增多五百餘篇。

(四庫全書目錄)

劉壘

有水雲村藁十五卷。壘才力雄贍尤工四六。

隸事鑄詞具有精采然壘之所長在以散體。

爲四六所短即在以四六爲散體故其文雜。

不古不今轉成僞體。(同上)

王銓

有四六話二卷。古無專論四六之書。有之自

銓始所論多宋人表啓之文。大抵舉其工巧

之聯而氣格法度皆置不道。故宋之四六日

卑然就一朝風氣而論則亦多推闡入微者。

如詩家之有句圖不可廢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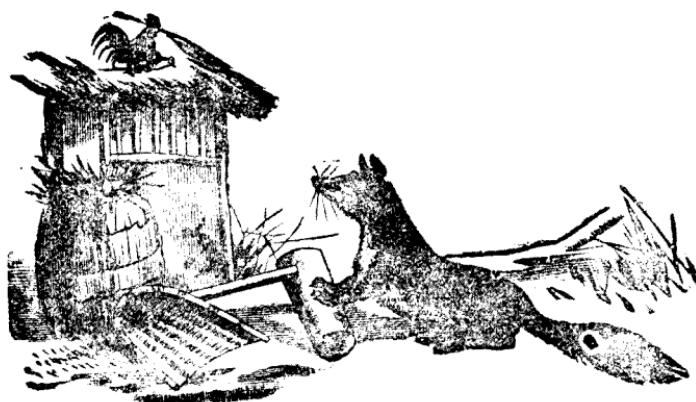
謝伋

有四六談麈一卷。其論四六多以命意遣詞。

分工拙所見在王銓四六話上其論長句全

句尤切中南宋之弊。(同上)

選精
四六叢話卷五終



原跋一

我夫子既逝之九年。阮芸臺宗伯視學吾浙。乃屬令子曾美。以所著四六叢話一書。付之剞劂。經始丁巳之秋。越八月而告成。廣寧受而讀之。泣然曰。此吾師三十年精力所瘁也。至今日而觀厥成乎。夫文章之道。有散行。卽有排比。天地自然之數也。三代以上。渾渾噩噩。雖有端緒。其文不詳。震均宋玉。濫觴伊始。漢興鄒枚班馬。並綽聯鑑。晉以來。黃初七子。二陸三張。咸有述作。江邱任沈。含藻佩華。子山孝穆。蔚乎大觀。六代之際。稱美備焉。唐則燕許。王楊元白。溫李後先。接踵而宣。公奏議篤雅。真摯生面。獨開宋則。變端莊爲流麗。歐陽王蘇。其最著也。元初袁揭。雖沿別派。不失正宗。歷代以來。彬彬乎盛矣。然而蕭統之文。選劉勰之文心。雕龍不過備文。章詳體例。從未有鉤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匯詞章之淵藪。使二千年來。駢四儻六之文。若燭照數計。如我夫子之集。大成者也。猶憶乙巳丙午間。夫子官太平司馬。廣寧受業於鳩江官舍。見政事之暇。輒手一編丹黃。甲乙寒暑。無間其時。同學若干君求升程。君果馮君錫宸。二三知己。執經問字。並蒙嘉許。而芸臺宗伯。則又丙午分校所得士也。今諸君或致身制科。或馳名日下。而廣寧以蔭補官。浮沈宦海。負我師教誨。裁成之德者甚鉅。每讀斯篇。覺口講指授。形情歷歷。在目而音容。則旣渺矣。梁木之感。觸緒紛來。未嘗不掩卷三嘆也。雖然。師有及門善成厥志。又有賢子克竟其功。嘉惠學者。昭示來茲。師之功偉矣。師之志亦可慰矣。廣寧雖不得承師之緒。而一燈風雨。甘苦深知。何敢以譖陋辭。敬誌其略。以告世之讀是書者。受業門人山陰陳廣寧謹跋。

原跋二

右四六叢話。烏程孫春圃先生所輯也。先生博極羣書。薈萃百家。研擦刺取。靡有闕遺。其心瘁矣。其功偉矣。阮文達出先生門下。稱是書於古今源流各家。得失梳節。詳明洵詞。林之寶筏學者。所必讀也。山陰陳默齋騎尉。亦先生門人也。跋語以爲蕭統之文。選劉勰之文。心雕龍。不過備文章。詳體例。從未有抉作者之心思。匯詞章之淵藪。使二千年駢四儼六之文。若燭照數計。余細繹其詞。搜尋其義。乃益嘆先生心力之所萃。得文達與騎尉之言。而闡發無餘蘊也。蓋蕭選之文章。備矣。然金玉淵海。渾博流灝。不得是書。以辨其體裁。苟及考證。則浩瀚而無津梁也。文心雕龍之體例。詳矣。然鉤抉元要。精妙簡恢。不得是書。以疏其節目。分別枝流。則高遠而無階梯也。由津梁以溯其源。自階梯以窺其奧。而後燕許手筆。乃得躋大雅之堂。登著林之林。而謂學者不讀是書。可乎。余雅好駢儼文。嘗喜此編之駢備。藏諸篋笥。珍若珠璧。欲覓副本。卒不可得。蓋文達刻于嘉慶丁巳之秋。迄今八十有五年矣。兵燹之餘。板燬無存。印本絕迹。學者無從得觀。余自出守西江。陳臬蘇台。久欲鐫板。以餉來學會。簿書倥偬。未得其暇。今春商之羊敦叔司馬。屬以校讎之役。奈因捐廉爲倡。同人亦踴躍贍資。遂得重付手民。經始於是年仲春。閱六月而竣工。其書悉遵原刻之舊。惟烏焉亥豕。間所不免。經敦叔是正者數十條。余竊幸是書之成。以爲藝林之津梁。詞苑之階梯也。遂書其緣起。如此時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八月中秋日。嶺南許應鑠謹跋。

